

武俠小說集

下冊

大東書局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97618

武俠小說集下冊目錄

包四閻羅

求幸福齋主

天外飛來的第一隻金鏢

沈家驥

瀋陽少年傳

姚民哀

無情彈

姚民哀

記齊村三義店

姚民哀

孤塔三頭記

姚民哀

武俠小說集

下冊目錄



海
館
藏
書

420卷交

233504



武俠小說集

下冊目錄

二



包四閻羅

求幸福齋主

蒙古地方人民多以畜牧爲業。尤其是那些富而且貴的蒙古王公，每都擁著極大的牧羣，以表現他們的豪富。這些牧羣中飼牛的有牛羣，牧羊的有羊羣，放馬的有馬羣。又更以馬羣爲最有價值。因爲蒙古的馬種好比牛羊都值錢。多每年從夏季天到秋季，天蒙古平原上所靠近鹽池的所在，青草長得非凡。茂盛。蒙古王府裏所有的牛羣、羊羣、馬羣全撒開了。在這些地方任其喫。那不花本錢的上好食料。只要幾箇月工夫，便都喫得很肥大。可以平白地增加上許多價值。不過這其中又自然是馬羣的利益。爲最大了。大概每一箇馬羣從幾百匹以至幾千匹。盡都是些未受羈勒口齒幼稚的良馬。若細細加以擇選，一羣裏頭什麼龍種千里駒之類總可以發見。些箇只憑這麼一兩匹便值錢不少。就是整羣整羣的很平常一般賣與中國內地或俄羅斯的馬販子。也可以得一筆很豐厚的代價。因此這箇馬羣便成。

爲蒙古王公高貴的財產，很能引起一般人的歆羨。便又有一種專做沒本錢生意的馬上健兒，在每年秋高馬肥的時候，特來到有馬羣的地方施展一番劫奪的舉動。至于他們劫奪的方法，是預先結合著一小隊心粗膽壯和騎術精馴的盜馬賊，一樣騎著快馬，從遠處向這牧馬的地方馳來，一直鑽進這馬羣裏，那十來箇同黨便呼嘯的呼嘯，揮鞭的揮鞭，放槍的放槍，打響器的打響器，務必出其不意，教那些馬喫一大驚，東西亂竄，然後由一箇爲首的勒轉馬頭，領導著這些奔馬，奔向他自己集合的地方去。再有許多徒黨在兩旁和後方不住吆喝，著揚鞭趕動，居然把那些馬都受著脁迫，聽他們的指揮，每每

箇大馬羣被他們這樣整箇的趕走，或是劫去十分之七八，都毫不足爲奇，而且劫奪的時候，絕不像老鼠竊狗偷一般，怕人知道，並故意鬧的震天價響，賣弄他們的好身手，只要手段敏捷，如風捲殘雲一般，便走再加之逃走的時節，施展最擅長的騎術，星馳電掣，一轉眼間便去得無影無蹤，不特事前教八防不勝，防事後也萬萬無人追趕得上，但是一羣馬，是值錢很多的劫去的人，送到西比利亞一賣，固然，是得其所哉，那失馬的蒙古王公，平白失去這麼一筆大財產，又那能就此甘心，任人劫奪，便也爲著保衛起見，雇用著許多勇士和蒙古兵，在有馬羣的地方嚴加防守，并遠地放出馬探，有時盜馬的那方

面風聲不密。或是行動迂緩了些。被這邊防守的人。偵得消息。預先派出隊伍。向前迎敵。就免不了一場惡戰。又有時。縱然很迅速的衝入馬羣。大家混戰一場。秩序越亂。那些野馬越驚竄。得厲害。使看守的人。很感不便。但收隊走去之後。若是不能用特別速度。飛也似的逃走。被防守的人集合。人馬追上前來。往往會受些傷損。所以幹這箇盜馬勾當的必定要有點特別出衆的本事。第一要馬騎得快。第二要槍打得準。此外眼睛要靈。手腳要活。膽兒要大。心思要細。各色俱長。纔能算是能手。

如今單講三十年前外蒙地方一箇著名的盜馬團首領包四閻羅。原本是山東人。弱冠的時候。不知

怎樣混到外蒙當賊去了。自從劫過幾箇大馬羣。將他的全身武藝顯出爲同黨中人所佩服。就推他做了首領。每逢幹活的時節。他總是一馬當先。第一箇來擾亂馬羣。他又深知馬性能發能收。無論馬羣中驚竄得東奔西散。他唿哨一聲。領著道兒。向去路飛跑。那些奔馬都自然惟他馬首是瞻。有時與看馬的蒙兵打起仗來。他或是衝鋒陷陣。或是殿後拒敵。憑他的一桿手槍。射擊得很正確。很迅速。只要手兒一撒。槍彈應聲而出。絕沒有虛發的。甚至於有追兵追得很急。他只須回頭一眼。警見隨意伸手向後放上一槍。也是百發百中。有許多人見識過的。都恭維他。這一手叫撒手神槍。和從前秦叔寶撒手鐗一般。赫

包四閻羅

四

赫有名。又因他槍法是專向敵人太陽角和正胃射去。當著的休想活命。便又大家替他取箇綽號叫包四閻羅。所以叫包四的是因為他在家裏弟兄排行第四。所以叫閻羅的就因為他槍下太會要人性命。

包四閻羅出名以後不到幾年碰著了好機會蒙古地方另有一種蒙匪作亂。雖說包四也一樣做的。是賊。但他是漢人。平日因為蒙人在蒙古地方常常依仗著主人翁的勢力欺壓漢人。是他向來所痛恨的。當然不與蒙匪合夥。而且還有時故意掣蒙匪的肘。保護蒙古道上為蒙匪所蹂躪的內地客商。那時恰巧清廷派來一箇統兵大員名叫馬宮保的征勦蒙匪。從一些逃難出來的內地客商口中探聽出包

四閻羅的大名便特地挽出與包四相識的人。勸他歸順好收他作一臂之助。他本來是具有大志的。何嘗肯以盜馬賊三字了卻他的一生。便欣然受了馬宮保的招安來到馬宮保軍前投效馬宮保。看他臂力強壯。性情爽直。是一箇熱血男兒。高興的了不得。登時就委他做一名哨長。由他統率所帶來的一般弟兄成立一箇小隊。隨著大軍向前作戰。他從此就一帆風順做起軍官。立起功業來。在征勦蒙匪那回戰役中。他總是包打前敵。衝鋒陷陣。所向披靡。很打了幾箇有名的勝仗。有一次他因為按著平日臨陣的老習慣。總是一箇人一騎馬。單槍直入殺一箇。很快。雖離出本軍的陣線很遠。他恃著人快馬快。以

爲可以來去自如。一星兒也不害怕。不想這次遇了一箇勁敵。是蒙匪隊中的大頭目黑皮喇嘛。那人身材高大。雖與包四差不多。但那一身渾肉比包四肥。胖得多。蠻力似亦在包四之上。他二人無意中在喇嘛廟不遠的荒原上遇著。正是仇人相見。分外眼明。便斗的交起手來。那喇嘛騎著一匹高頭大馬。遠看像一尊天神。模樣刷的一聲便對進著。包四施展出了他平生在戰場上的一種神技。那是一根很長的絆馬索。蒙古人原用來捉野馬的。只要遠遠一拋準套在馬頭上。那活結兒越緊越緊。便任憑什麼劣馬都可以一拉便走。這喇嘛仿照這辦法。別出心裁製成一根藤桿。將這繩索用一箇車骨碌繫在桿頭上。一

拋出去。非常準確。有力。可以將敵人連人帶馬一索擒住。或是把敵人絆上馬來。包四猝不及防。就遭了這箇暗算。那喇嘛見包四已經落馬。有心要收拾包四。生命依然揚鞭飛跑。從馬上緊拖著那根繩索。任憑包四在他的馬後的地地下。拖著滾動。像這樣跑上幾里路。那怕包四不將一身皮肉擦破成一箇血肉狼藉。半死不死的人兒。那知包四一交摔倒之後。定了定神。猛然想出一箇死裏求活的妙法來。他不忙去解他身上的束縛。也深知道這種活結愈纏愈緊。不是解得開的。反而伸出兩手。將那繩索的上部一把。擋住。利用那喇嘛反動的活力。使勁向懷裏一拉。竟將那喇嘛也拉倒下馬。設使那喇嘛不用力去拖。

他本也無從施展這箇妙計。這總算是天假的好機緣。呢等到那喇嘛落馬以後，他兩人已一同倒在地。下包四總算是恢復自由了。趕忙又用很迅捷的手法拔出一柄利刃，將細身的繩索割斷。等那喇嘛翻身扒起奔向前來捉他時，他便與那喇嘛扭做一團。亂打。幸他內工練得很精，施出幾手拳腳，將那喇嘛打暈過去。接著救援的官兵趕來，便又將那喇嘛活捉去了。他遇險不死，反而得著最後的勝利。他智勇兼全的名聲，便從此益加浩大。

後來蒙匪平定蒙古，又另外出了一件亂事，叫紅帽造反。包四又立了一回大功，但提起這回事來，卻又話長。只因有一年正月初一的那天，有一箇在蒙

古做小賣生意的山東小子，隔夜賭輸了許多錢，忽然大發其神經，病順手摸出一方紅布，往頭上一纏。又舉起一把短刀，跑在市集上狂呼亂叫，說是殺蒙古韃子呀！你不殺韃子韃子就要來殺你了呀！有些箇漢人莫明其妙，跟在這瘋漢身後，看鬧熱，不想在道上遇見了幾箇蒙古人，以爲這些人真箇要殺他，便也真箇拔出刀來迎敵。兩下一言不合，決鬪起來。那瘋漢喊得越是起勁，便又有些不明事理的也一箇箇加入戰圍，并都照樣用紅布包紮著，一聲聲喊著殺韃子這風聲，一傳開去。那些客籍人又因平日蒙古王公威權很大，凡是在蒙古地方耕種的，都得向蒙古王府納稅，並還有種種的苛捐，譬如那些，在

王府裏當協理或管事的每每矯傳王爺的旨意說王爺如今有一種特別的用度便任意向各佃戶攢派或是隨便將牲口和一些值錢的東西搶了走誰也不敢抵抗但是心裏終是不甘服的懷恨既久碰著這箇可以發洩的機會就一發而不可收拾到處的農民全都加入響應竟成了一枝人馬內有幾箇很精靈的人又特爲編出一段神話說那瘋漢是天神下降受戒的應都用紅布包頭纔能得天神的庇佑殺盡韃子不爲韃子所傷便一律以紅布爲標幟自己定名叫紅帽黨旬日之間連破了幾箇蒙古堡又攻入內蒙幾箇縣城和村鎮脅迫著許多良民也一同跟著他們成夥居然便集合了好幾萬人揚言。

要打到北京來呢清廷接了這箇警報以爲是人民造反立刻命大軍勦伐統兵的還是馬宮保當前敵的又還是包四依清廷和馬宮保的意思是要將那些亂黨一律屠殺勿論包四卻斷斷以爲不可極力向馬宮保抗議道這回事是那些蒙古王府裏倚勢凌人的協理和管事人逼成的許多的紅帽黨被脅迫而加入的也很多一律屠殺於心何忍除了幾箇賊頭罪在不赦以外其餘脇從附和的人由我去勸諭解散我包能平定下這回亂事若是不依我這話我只好告假不幹這箇差事馬宮保聽他說得有理滿口答應他果然勦撫兼施不上半月工夫便告了肅清保全了不少民命也因爲他在蒙古一帶很有

聲名一般。紅帽黨徒信任他。不是暗助蒙古人欺壓同種的人。纔如此肯聽從他的勸說。他事後又邀集了多少蒙古王府的辦事人員。苦勸以後不要苛待佃戶。免讓意外的變故。從此漢蒙兩種人間。并因此恢復好感。再沒出過第二回岔子。這都是出於包四一人所賜呢。

到了民國時代。他那一哨人馬改歸姜軍統改編。在熱河附近也平過幾次匪亂。但他卻漸漸交入蹇運了。那時任何軍隊裏都有一種新人物。在內欺負他。是箇一勇之夫。不認得字。常常冒他的功。或是用一種陰謀和他傾軋。他爲人爽直。不喜巴結人。常討不著長官的喜歡。因此他雖然仗著平生戰功官階。

民國九年。他隨著本師常師長駐在河南。吳大將軍容不得他們。將他們調到贛邊去打革命黨。他那一營騎兵剛下了京漢火車。來到漢口江岸。要搭船渡到江西去。忽然長官傳下一道命令。說南邊俱是山地騎兵。沒有用處。運輸上更感困難。將他的騎兵改成步兵。所有馬匹就地在漢口餽養。或是變賣。他

上已陞到中將。但所帶的部屬仍然是從前那一哨老人。在軍職上也祇是一員營長。他常常撫髀嘆道。我并不想當師旅長。帶上許多的人。我祇願與我一同做過賊的四五百弟兄們終身廝混在一起。若是。我捨得離開他們的。我早不願做這箇撈什子嘔氣官。到深山做和尚去了。

念著那些戰馬都是極好的蒙古種相隨多年馴良可愛一旦將他拋棄心裏萬分難捨臨別之時他和他部下都對那些馬痛哭了一大場那些馬深通人性也是舉首哀嘶叫得甚是慘切他又顧念著漢口沒有好草地餒馬不便還怕被人盜賣遭著損失更特地派出幾箇親信人將那羣馬送回口外開魯地方自己私宅裏餒養這纔安心上道到贛邊去後來在梅嶺度了幾月一般人感著山嵐瘴氣水土不服全都病倒他也病得半死半活懨懨一息便發了一箇恨向長官請長假道我要走了如再不離開這地方我和我的弟兄全都會病死那是何苦請您遣散我們罷我帶他們回老家一同當和尚去但常師長

不應允他這要求只准他請三箇月的病假回原籍養病假滿後仍須回防銷差他強辭不得只好帶了十多名親信衛兵扶病登程臨行並對部下說道我是決不再來的了你們願跟我的慢慢的陸續請假回到我家裏來我總養活著你們就是

當他路過北京之時寄寓在雍和宮經一箇友人介紹曾承他親到記者的寓所裏暢談了一頓又一同上酒館子裏喫了一頓飯那時他已五十多歲的人了身長在五尺以上狹長的面龐和罩了一層嚴霜似的兩目也炯炯有光腳上套了一雙黃皮統長靴走動起來健捷無倫很顯出他腰腿上的工夫的是不弱不過病後未曾復原身體還是很瘦罷了酒

酣耳熱他連連的嘆息道這一輩子就是這樣完了。我只是捨不得那班弟兄和那些馬記者曾勸慰他。道天下方亂後來機會正多何必灰心呢他正色道什麼機會只要能彀好好死在家裏就算便宜的了。我生平沒做過大壞事只是在戰陣上殺得性起有些好多殺人雖說爲的是公不見得就是罪過但問心總算殺人太多了古來好殺人的名將據說都死於非命我將來恐怕也是不免的啊席散後第二天他就回開魯去了那是十一年冬天的事記者當時本就以他這番話說得太沒來由不想還竟成識語呢。

十三年的夏天又有朋友告訴記者說包四在家

裏被人槍斃了細一打聽原來包四回到老宅後病體日漸痊愈不免靜極思動仍打算幹些事業江西地方英雄無用武之地是絕不想回去的原籍地方自己沒有兵柄也做不了什麼事恰巧那時東三省反對曹吳打算興兵復仇從熱河方面進攻久佩服包四是箇將才在當地號召得出許多人馬又因不能爲曹吳所用抑鬱不平正有些躍躍思動便挽出一箇與包四有交情的人秘密來訪包四說明東三省從豐供給包四正愁無事做遇著這現成機會當然滿口應允并訂下許多秘密條件什麼軍餉的匯送軍器的輸入都議得有些眉目包四便暗暗召集

部屬準備結合。不想事機不密，被當地的鎮守使張二扁子截留了一封電報去查出這裏面的秘密。計畫不由不使張二扁子大喫一驚。論理這張二扁子也是包四的舊同事，還拜過異姓兄弟，平日很有交情。最近也都有來往，又何忍爲這點旁人家的事狀害多年的老朋友？但張二扁子這時正受著曹吳的籠絡，膺著地方上守土的重任，平日既深知包四厲害，就不敢輕覲此事，又深怕自己爲這箇岔子失卻地盤，耽誤了自己的功名，對不起曹吳兩家恩主，便就心上一橫，決意殺友求榮，不講什麼義氣。打電進京告密，一面不動聲色備柬請包四到公館內來，喫酒。包四爲人心無城府，萬想不到會中人圈。

套屆時竟惠然而來，連一點戒備都沒有。在酒席筵上，張二扁子勉強敷衍了幾句話，便推說另有公事，告便自去，去不多時，走進許多衛士，便把包四綁了。包四此時雖明知不妙，但還鎮靜，問道：「你們這是幹什麼？」有一箇副官上前翻開一張電報，說道：「你私通東三省擾亂地方的陰謀，發作了。今日北京有電來，要重辦你。我們鎮守使也沒有法子，只好對不起罷。」包四這纔明白，張二扁子竟有絕義殺友之心，破口大罵一場，從容就義，什麼遺囑都沒有，只說：「張二扁子，你好，好好幹罷。陰險的人，將來總有報應的。」後來張二扁子在第二次奉直戰爭裏，果然被奉軍打跑，並沒曾保住位置，有人說：「張二扁子若是顧朋友的，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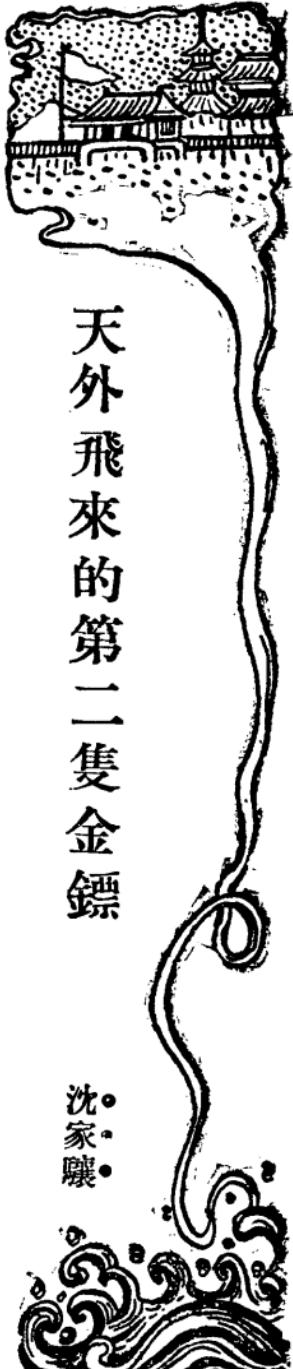
他生平的軼事知道的很少。胡亂譸成這一篇小說，里一漏萬，未能傳出包四的生平，倒是種遺憾呢。

然不贊成包四的辦法，勸包四暗地裏離開那地方，也就完了。又何必定要好朋友的性命呢？包四死後，還有一種可以值得紀載的事，是他的一个蒙古妾，聽得了這箇凶訊，一點也不驚惶，特地跑到張二扁子公館裏見面跪求道：「人既已死了，便什麼也算完了。請大哥顧念舊交，允許我好生裝殮，使死者安穩到地下去罷。」說畢，啜泣得很有哀而不怨的態度。說得張二扁子發生了羞愧之心，拏出許多銀子，囑伊裝殮。伊等包四下葬之後，便悄悄的懸梁自盡了。

如今曹吳既倒，奉軍得勢，想必總有一種旌賞，包四的辦法祇是記者，不過與他恩恩會過一面，對於

天外飛來的第二隻金鏢

沈家驥



剛是新年快樂的時候忽然飄起一天大雪來門外的雪積得有一尺多厚西北風一陣緊似一陣誰還有興出門去遊玩只索躲在屋裏把火爐燒得鐵皮都紅了還不覺得暖和於是大家協議輪流的擺起擂臺來作友誼的搏擊直到晚飯過後大家都已筋疲力盡敗的果然是垂頭喪氣如大病初愈勝的也已把全身精力完全消耗在這擂臺上了也只懶洋洋的坐著一時便沈寂了下去。

約摸靜了有一刻鐘工夫大家便又續續的講起各種擺擂臺的情形來有一箇年紀老些的忽然打著岔道講起擺擂臺真是一件可怕的事呢於是他就接著講起白九師傅的事來

擺擂臺中間有的是專靠力搏的也有的是用那臺主特鑄的三十二般武器的這三十二般武器倒也按著八卦生死而分配除了那金鏢配雙尾流星鏢可以無往不利之外各有生剋我們全中國雖則

都流行著，卻要推福建一省的人最來得精明。那自九師傅便是福建能手之一。

白九師傅生小就沒有了父母，幸虧家裏有些遺產，所以也安安稳穩的隨著他幾箇哥哥度日。无奈他那幾箇哥哥一箇也不務正業，每日裏只是好勇闖狠，在外胡鬧。起初不過去打打人家的擂臺，後來竟自己擺起擂臺來，卻把整萬的家私拏出去做。

約摸又過了五六年。白九師傅仗著他自己眼明手快，居然屢次勝利，略有積蓄了。他自己估量著自己的能耐，在家鄉間決計不是能常勝的，便扁舟一葉到了上海。上海人那裏是他對手，只要他智取，敵一擒，一縱便可叫你家破人亡。這樣一來，白九師傅的名字便傳遍在黃歇浦上了。上海人竟沒有更敢和他交手的了。

勝彩偏偏手段不高，有敗無勝，漸漸便把家產用盡。和流氓青皮軋起淘來，白九師傅處在這種環境之中，耳聞目見，盡是這些事業，當然日漸也染了這種惡習。不過到他有這嗜好的時候，已經沒有家產，可以給他去打擂臺了。那裏更說得上擂擂臺呢。

這一日蘇州懸橋巷那箇大搏擊場裏忽然來了一箇生客只見那人約摸三十左右年紀高高的額骨深深的眼眶黑黑的牙齒黃黃的臉色兩肩高聳時便買了五萬元錢的彩碼預備自擺擂臺起初場

裏。雄糾糾氣昂昂的許多武士誰也沒留心到他直到一箇擂臺打完擺臺的退了下去這生客把兩袖一掀便竄上了擂臺笑著道兄弟遠道到此特來領教衆人瞧著他這付尊相便存了七分藐視之心便大家一擁上前以爲必勝那裏知道槍去刀來不到一刻鐘工夫衆人都已喘息敗退這樣的一連三日大家纔知道他便是由福建到上海由上海到蘇州的白九師傅一時便又把他的雄名傳遍了蘇州白九師傅趾高氣揚卻不料這一晚上便碰到了一箇敵手。

白九師傅的功夫完全只練的是眼法手法兩種講到實力內功可以說是完全沒有的做什麼要練天外飛來的第二隻金鏢

眼法呢原來他們的三十二般武器是裝在一色無二的三十二隻鐵箱之內因著各器都有生冠所以擺擂臺的和打擂臺的都不能隨意檢取只把這撩亂的三十二隻鐵箱隨意排列起來然後再用雙陸子由擺擂臺的擲出照點分取兩件原是至公無私的不過那三十二隻箱子雖說一色無二只要眼力好自然能從無可記認處尋出記認來這種眼法初練的時候須要在每天朝上東方初泛白的時候凝神數取瓦楞天天這樣數著到能一望便數清數目時再改數直楞上的瓦片能數在一分鐘裏數得這瓦片了功夫便已成了一半這樣的苦心孤詣一直到能數清衣服上的布縷便能從無可記認處尋出

記。認。來。了。有。了。這。種。眼。力。倘。使。不。學。手。法。也。是。枉。然。
有。人。說。那。種。色。子。最。容。易。作。弊。什。麼。灌。鉛。咧。吸。鐵。石。
咧。其。實。都。不。然。那。種。要。五。要。六。完。全。在。擲。出。去。時。候。
的。輕。重。手。法。一。種。學。力。的。關。係。所。謂。熟。能。生。巧。罷。了。
這。晚。上。白。九。上。得。場。來。依。舊。來。者。盡。敗。那。時。候。搏。擊。
場。裏。忽。然。從。屋。角。裏。跳。出。一。箇。人。來。這。人。獐。頭。鼠。目。
穿。一。件。灰。色。布。袍。子。兩。袖。間。已。經。破。爛。不。堪。白。九。一。
見。那。人。便。笑。著。道。杜。先。生。爲。什。麼。不。上。場。咧。難。道。兩。
日。小。挫。已。經。草。木。皆。兵。了。嗎。那。杜。先。生。只。不。做。聲。觀。
準。白。九。一。陣。手。忙。把。三。十。二。般。武。器。由。散。亂。而。從。又。
收。拾。起。來。便。豁。的。跳。上。場。來。很。命。的。下。了一。注。但。看。
那。雙。陸。擲。出。杜。先。生。伸。手。搶。過。那。武。器。箱。打。開。一。看。

舞。起。一。對。梅。花。戟。來。白。九。也。搶。過。武。器。箱。坦。然。開。出。
一。雙。鈎。連。長。槍。闖。場。一。聲。呼。哨。杜。先。生。又。已。敗。了。下。
去。但。是。那。杜。先。生。還。不。服。氣。休。息。一。下。又。簽。出。一。
張。支。票。清。楚。寫。上。十。萬。元。擲。在。注。桌。上。白。九。冷。
笑。著。道。杜。先。生。還。是。少。下。些。注。罷。輸。了。犯。不。著。呢。杜。
先。生。也。笑。著。道。看。罷。只。看。這。一。手。白。九。自。己。把。武。器。
箱。認。得。清。楚。只。要。色。子。出。一。箇。六。自。己。便。是。至。尊。無。
比。的。金。鏢。和。雙。尾。流。星。鎚。配。對。骰。子。出。去。果。然。是。一。
箇。六。那。裏。知。道。自。己。還。沒。把。武。器。箱。打。開。那。杜。先。生。
已。經。送。出。一。隻。金。鏢。到。面。前。來。那。一。手。又。攏。起。一。塊。
朱。漆。輶。盾。白。九。還。只。以。爲。自。己。認。錯。連。忙。偷。偷。的。看。
了。看。自。己。的。傢。伙。卻。又。明。明。有。一。隻。金。鏢。在。著。那。搏。

擊場裏規矩。武器裏弄出了重件。便歸臺主負責。現在明明重了一隻金鏢出來。倘使白九使出這金鏢和雙尾流星鎌來。當然大家要向白九理論。明明是臺主作弊。那能和善干休。再舉眼一望。杜先生正輸起兩條朴刀似的眉毛。挓起衣袖。等著兩旁呐喊助威的。又不少白九。便把外邊的武器一收。唱了箇四方喏道。領教。領教。我輸了。我輸了。接著簽出幾張支票。自願下臺走了。

杜先生轉敗爲勝。得意非常。笑著向大衆道。怎樣那天外飛來的第二隻金鏢。便制了白九的死命。一衆人也笑道。那也虧你杜先生手腳快呢。說著也一鬪散了。

那值場的夫役看見大家散去。便來收拾一切。哼著道。到底是什麼牌。這樣大驚小怪。走過一看。又奇怪的自言自語道。怎麼好好一副牌。少了一張地牌。多了一張么丁出來呢。

亞森蘋羅案集

二十四册
定價十元

(—)

雙雄鬥智錄
一紙名單
古城秘密
虎齒記
金三角
空心石柱
古燈
鐘鳴八下
三十極島
賊公爵

八一二八八一一六六八
元元

角元角角角角角角角角

● 潘陽少年傳

姚民哀

去年和錫侯到東三省去調查花旗分公司的事情。因為哈爾濱臨時發生了一件事，錫侯非去一趟不可。留我在瀋陽等他。我一個人住在大和旅館裏，無聊得很。而且是陰歷十月中旬，天氣等在屋子裏還不覺得什麼。那街上可真冷，地下邊的積雪已有三四寸厚。我們南邊人那裏受得了。所以清故宮、實勝寺、四塔、北陵、天柱山那些名勝古蹟，一處都沒有去過。有一天稍覺和暖些，我喚了旅館裏的一個招待，是日本人，做了嚮導，一同到鳳凰樓去瞻仰。也算到過一處勝迹，預備回南來做談話資料。從前聽汪子實說起，鳳凰樓如何如何好，登樓一望，全城在眼。同湖北的黃鶴樓一樣，名貴其實。聞名不如親見，我到了鳳凰樓，也不覺得怎樣。不過建築上帶着帝制色彩，柱子盤龍接樑，刻鳳同那萬壽山的玉瀾堂差不多。這是南方不常見的。但是在北方像這種工程，沒有什麼希罕。四面的牆上，到同我們南邊一樣，七橫八豎，塗滿了。不通的妙文。什麼奉軍第幾師、第幾團、第幾營、第幾連的軍官軍佐，以及目兵火夫的名字，佔了十分之六。我

還認道是奉軍軍士的公祠哩。靠西面牆上却有一大堆字寫的一筆好行書。我仔細一看原來是一首五古。署款是瀋陽少年我讀了一遍覺得蓬蓬勃勃的豪俠氣從一個一個字裏吐出來實在可愛所以我就抄錄下來那首五古道。

鬱鬱塚中人陳陳國際蠶冠蓋滿京華而子獨墟墓盜名其位高盜位其名樹矛弧手不操大盜滿當路區區奪盜金胡乃逢彼怒彼怒太拔猖海東有國殤歐刀晉熱血荒原愁白楊悲哉靈魂去渺矣形骸藏天地終無情導虎自有恨我爲丁令威五年復來歸回跖旣同化萍絮瞬已非花園一爲弔鵲淚一爲揮去去勿復道百年知有誰

當時我鈔了下來回到旅館讀了幾遍恨不能把奉天人多抓在一塊問他們誰叫瀋陽少年好同他訂交做個朋友但是這種痴心妄想一輩子沒有達到目的的時候回頭錫候從哈爾濱回來就一同動身到北京我們北京公司裏有一個出店叫褚金彪奉天人年紀已輕六十多了力氣比二三十歲人還大上幾倍脾氣古怪得很一天到晚歡喜做事情如果公事完了便在院子裏頑單刀晚上用鏢用袖箭打香頭他是有理的烟酒不吸食量很大一頓麪飯要吃兩觔乾麪人家看他可憐有時他做的事別人代勞了他非但

不道謝還要搗蛋。所以人家叫他老強盜。我到了北京愛他做勤僕很敬重他。常常請他吃麪。他伺候我也格外道地。到了十一月二十邊我接着上海電報要回南了。臨行的上一晚老強盜問我說這回到北邊有什麼事未了心願麼。我順口回答道別的都如願了。祇有在奉天訪問一個瀋陽少年沒有訪到。心上覺得不舒服。老強盜現出一種很奇怪的神氣。鄭重問我道先生同瀋陽少年認識的麼。我已經瞧出一些。因由來恐怕扯謊要出亂子。所以就把老實話告訴他。老強盜歎了一口氣。悄悄地告訴我。足足講了一個鐘頭。叮囑我不要多話。所以我允許他暫守秘密。回南來沒有提過。新近得信老強盜吐血死了。我可忍耐不住。要把瀋陽少年這件事敘述出來。但是名姓呢。我還不肯寫出來。總算不忘死者。最後的叮囑單把事跡寫出來罷。

東三省的鬍子世界聞名的在前清光緒初年。有一個五梅花黨。是五幫紅鬍子聯合起來組織的老大房。老三房是黑幫和雙城派。老二房是本幫老四房老五房是雜幫。黑幫專做黑龍江賣買。雙城派是專做洋商。本幫是就奉天一省地。面雜幫是竄來竄去。沒有一定的。那瀋陽少年是雙城派裏一個守風把舵的兒子。（守風把舵。勞鬍子軍營中的參謀）從小聰明。騎得好馬。打得好耙子。而且一肚皮詩書。真是文武全材。

不過人像猴子般又瘦又矮雙城派裏都瞧不起他祇有本帮裏的頭交椅姓張的當他好漢看待把他常養在家裏特別優待那時他祇有十五歲常對人說有一天坐了頭交椅張大叔的恩德總要加幾倍酬報他長到十八歲那年姓張的洗手了把所有弟兄都交給了瀋陽少年瀋陽少年看奉天地面太枯並且老四房老五房的兩帮人常常出入事情不好辦一個不留神就要砸所以他帶了本帮弟兄跑到俄羅斯地界去了一去之後信息不通那姓張的呢自從洗手之後存心向善他原籍是新民屯自己造了一所住宅在本鄉不愁吃用常常做好事人家到忘記了他是鬍子出身反而稱他做張善人哩奉天吉林兩省地面都歸了老四房老五房範圍今日打家明日劫舍鬧得很凶那時候東三省的總督是張金波到有些才幹主張招安不主張剿滅所以先把老四房一帮人招安下來首先歸降的姓馮張金波專摺保舉居然兵權在握做新軍統領老五房一帮人看見老四房投効了不吃虧自然也肯歸降張金波照樣的優待總算奉吉兩省地面暫告肅清

那時黑龍江地方上還有老大房一般人馬依舊在那裏胡混張金波就下道箭子着歸降的老五房鬍兵相機勦撫其時領兵的兩個姓張一個姓秦他們貪着功勞也顧不得從前同盟弟兄的血拿來染紅自己

的頂子一陣子槍砲把老大房打得落花流水那老大房頭交椅姓劉是黑龍江蘿北縣人到了無可奈何之際就寫了一封懇切的密書寄給帶兵的張鶴求開一條生路張鶴他還想得着從前吃滴血酒時候義氣答應下來吩咐鞭敲金鑼人唱凱歌班師回奉天稟報張金波說是匪禍肅清首領脫逃張金波照例出了一道通詳文書事情可以算了了誰知道有一個哨官姓蕭的他本來是老五房的小鬍子投効以後當一名哨官他瞧張鶴紅頂花翎實在眼紅就想出種種法子來陞官發財却巧那老大房裏的劉某私下到奉天來送禮給張鶴姓蕭的就密上一條斬草除根的條陳把劉某在一家窯子裏抓了去自然張鶴得功姓蕭的也有保舉張金波委了他一個督標把總姓蕭的謝委的時候又多了一句話說還有一個鉅魁姓張住在新民屯請大人發令拿去張金波正愁沒事做自然又雷厲風行拿姓張的了那時候總算老四房裏馮鶴進省來力保張善人由他邀到營裏帶罪立功誰知道張金波調任直隸換了趙次珊來接任新官上任當然有一下下馬威對於馮鶴力保張善人那件案子非但不准連馮鶴都受處分張善人瞧見連累他人就挺身到案同那劉某一樣釘鐸入獄靜候京詳著書人做到此地要把五梅花黨的統系表分着一分不然看書人也要模糊了

瀋陽少年傳

六

甲 黑帮 首領劉被縛 部下擊散

乙 本帮 首領張同上 部下由瀋陽少年率赴俄境

五梅花黨丙 雙城帮 首領趙久在俄境

丁 雜帮 首領馮投効爲統領部下改編爲奉軍

戊 雜帮 首領張同上

那瀋陽少年自從帶了本帮弟兄到俄國地界經營事業不上一年與那雙城派相遇那時他的老子死了那首領姓趙的也在那裏害病瀋陽少年就代理一切公務回頭姓趙的也死了他一個人做兩幫首領他的才幹也好調度得井井有條不過心上常掛念着張善人恩德在外邊混了五年覺得自己地位根深蒂固就派人到奉天新民屯去接張善人誰知道這個當兒正是張金波告卸趙次珊接任張善人自己投案時候來人得信趕回稟報瀋陽少年立刻帶了許多金錢同着幾個得力弟兄到奉天來打幹



瀋陽少年傳（下）

姚民哀

瀋陽少年一到奉天就假扮着一個叫化子到監裏去探望張善人一面打發一個得力弟兄到京裏打幹老慶的門路在他的意思錢可通神張善人的性命總保得住的那裏知道那時候武昌發難了瀋陽少年化的一票運動費被居間人吞沒老慶本人也忙着搬家上青島一方面奏保袁世凱督師痛勦革命黨也沒有心思理會這些事瀋陽少年的心腹撞了一下木鐘可憐還沒有覺着跑回奉天等消息左等不來右等不到瀋陽少年何等聰明明知出了岔子了趕緊想別法他帶來的人都是爲公忘私性命一輩子不算的就賄通了獄子預備反牢偏偏事情不巧送款到監裏去是藏在一籃餽餉裏頭的拿到監門口與姓蕭的手下兵丁相遇因爲獄邊有了兩個馱匪首領趙次珊爲鄭重起見特地派一哨人在四面屯紮以防不測知道姓蕭的辦事忠心派他來的那瀋陽少年送特別餽餉姓蕭的瞧見了問是送給張善人的非驗過不可不要暗藏毒物使他自盡保全屍身連累我們的不問情由把一籃餽餉拿到帳棚裏去瀋陽少

年明知事又失敗心上連珠般叫苦脚下明白快走如果不走還要被拘哩果然姓蕭的驗見內藏金條一疊連聲說拿那送饅餠的人誰知人已走掉了姓蕭的瞧見了黃澄澄的東西空擺一陣架子也沒有稟報上峯也不去深究底蘊祇認是張善人家屬送來做零用的他老實不客氣上了腰包

瀋陽少年脫身後趕緊派一個人上雙城子叫兩個擅長翻高頭的弟兄到來布置妥貼叫他們黑夜裏進去把張善人去盜出來那兩個弟兄都是輕身好手而且力大無窮當時問明了張善人收禁的號數和路徑一到傍晚紮束停當二更時分出發三時候動手瀋陽少年同他們願約相會地點那天黃昏時候帶着其他弟兄先行動身恐怕張善人盜了出來官場一定戒嚴那時關防嚴重一時脫身不易所以先走一步那兩位弟兄本領非常進得監去不慌不忙把張善人在那一號裏救了出來馬到功成歡天喜地到第二天一早安安逸逸離開奉天到預約地點同瀋陽少年相會瀋陽少年聽說張善人已經救出這一樂如獲至寶急於相見那裏知道救出來的並不是張善人一問名姓原來叫褚金彪這一下子可把瀋陽少年急壞了一味的蹬足叫苦一毫沒有辦法還是那兩個弟兄出主意先把褚金彪盤問了一番方纔知道那一天調監褚金彪本來是在章字獄論他罪名却是酒後誤傷人命不致下在章字獄裏因爲沒有使錢牢

役。有心虐待。所以下在獄底。那一天忽然把他調到霆字號。同張善人的號數對調。他也莫名其妙。為什麼調的褚金彪也回答不出原因。那兩個弟兄說一趨白幹再去一趟吧。瀋陽少年明知第二回進去決計沒有這樣容易。但是幹總得去幹。一幹先把錯救出來的褚金彪安頓好了。然後再回到奉天預備第二次下手。

但是張善人一向在霆字號裏怎麼說瀋陽少年派人進去盜監。偏偏倒調到章字獄裏去呢。原來調監的緣故還是從一籃餉餉上發生那姓蕭的平空得了一注橫財。恐怕禁子們探聽出來。張揚開去與自己前程有礙。所以趕緊上轅門稟見信口亂道說什麼這幾天外邊風聲不好。標下聞得那般張劉兩盜魁的羽黨賄通禁卒有不規則的舉動。請大帥派人到監內邊先清查一下。一面多派大兵用心保護。纔是趙次珊聽了很以為是。就委了一個同知班次到監裏去查去。那位候補司馬一到監裏查不出什麼來。但是把那一椿去覆命呢。虧他想得出說張某人是重犯。劉某人也是重犯。爲甚一個在章字獄一個在霆字獄現在督署公事緊急。張犯下在霆字獄裏不甚相宜。快把他調進去。把褚金彪調了出來。他算完了一件公事。上轅稟覆被他一調動便宜了褚金彪苦了張善人。偏偏那一晚出事。第二天不見了褚金彪。獄子稟獄官獄

官稟知縣。一路稟上去。姓蕭的得了信。立刻稟見趙督。一口咬定。這是弄錯的。想必是劫奪張劉二魁誤救了褚金彪。照此情形。留着張劉二魁。必定尙有後患。還是請大帥作主。早些砍了罷。更有那個候補同知。藉此補缺也。上轅來稟。見說卑職昨天不把他們調監。恐怕今天要犯脫逃。據卑職愚見。請大帥作主。早些處決。爲上趙次珊自己到沒有主意。立刻傳齊文武屬僚討論。這件事那時候馮鬚張鬚恰爲了藍天蔚的事。都帶兵在外。還有誰同這般鬍子有交情。所以一口同聲說請大帥作主。把這兩個鬍匪處決。爲上一面拜本入都。聖天子神明天亶。也不會說老帥不是。趙次珊點點頭。立刻請軍令派了一標督標兵。會同首縣處決。張劉因爲事情重大。特地下令閉城。如臨大敵。直待張劉身首異處。監斬官回轅。覆命。纔恢復秩序。下令解嚴。總算這麼一來。姓蕭的提補了督標千總。還加上一個守備銜。就是那位主張調監的同知老爺。也得了一個保舉。

瀋陽少年重行回到奉天。却巧城門緊閉。心上跳個不住。打聽又打聽。不出實在。但知道處。決要犯不曉得。是什麼案子。好容易等他交通恢復。瀋陽少年趕進城來。不上別處。一逕跑到校場。可憐張善人的尸骸。還在鞦韆裏。一陣一陣的血水。還沒有流盡哩。瀋陽少年到此地步。也顧不得什麼。跪在地下做了伏屍痛哭。

的。欒布那時候看守的人上前吆喝瀋陽少年假造了一箇名姓和職業說是從小受着死者再造之恩。今天預備趕來生祭已經來不及了所以悲從中來眼淚忍不住了但是這無頭尸首可能特別開恩讓小可棺殮免得暴露那看守的人如何可以作主叫他第二天候信幸虧那時武漢風雲一天緊似一天官場又全神貫注在關東都督藍天蔚身上並且同時捉得一箇急進黨首領張榕忙着辦黨案對於劉張尸首問題不十分認真瀋陽少年又化了幾文小費非但尸首准其承殮連首級都裝載入棺瀋陽少年爲同幫義氣把劉鬚的屍首也備棺安殮一同帶着走了從此奉天市上不見瀋陽少年的蹤跡。

到了民國元年的冬天那姓蕭的已經做了奉軍團副家產也多了身分也大了總算陞官發財的目的都達到可稱如願以償那位主張調監的同知老爺也巴結上了新任都督段將軍在政務廳裏當第一科長不比從前候補時的清苦都可以預宦海紅人一帆風順其時姓蕭的娶第三箇姨太太又打一處新公館新公館裏一箇燒飯司務年紀很大了做事體非常勤懇姓蕭的親口對他說你好生當差回頭帶你營裏補上一份口糧好圖箇出身燒飯司務扒在地下祇是叩頭合公館的人都知道這件事都向燒飯司務道喜說老朱貴人星照命將來一定出將入相老朱說靠衆位的福過了半箇多月有一天姓蕭的晚上二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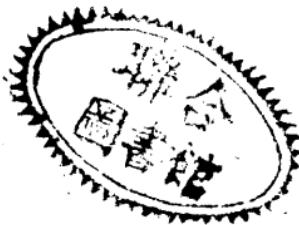
鏡從營裏回來。嚙肚子餓。下人們把老朱在被窩裏拖起來。做半夜飯。那裏知道姓蕭的。一吃這頓東西。就有些肚子疼。一刻利害。一刻三太太趕緊派人去請醫生。醫生到來。說不出甚麼病。又去請了一個日本醫生。來診治。那日本醫生一看。說服了。一種毒藥沒救的了。三太太有主意。叫人看住老朱。預備送官究辦。老朱不曉得什麼時候走了。那種毒藥同銷蠅水差不多。可憐姓蕭的。到第二天辰牌時候。斷氣從胸口一直到腹部。多潰爛的了。他的大太太二太太還咬定是三太太謀死的。報官檢驗。打上一場沒頭官司。第一要紧是要做半夜飯的飯司務老朱到案。但是老朱一跑之後。東三省地方上就永遠沒有到過。你道老朱是誰呢。就是監裏邊錯救出來後來在我們公司中當出店的褚金彪。那姓蕭的是誰呢。便是當年軍界中有名人物蕭格忱。

說也奇怪。蕭格忱家裏出亂子。那位財政廳第一科長也是這一晚公館裏失竊東西一樣。沒有失去。不過科長兩隻眼珠子被賊偷去。從那天起。凡是當年承辦張善人一案的書吏差役等。沒有一個不受着損傷。從前權柄大些。現在損失也大些。折足的也有折手的。有割去耳朵的。削去鼻尖的。不計其數。而且防不勝防。有的黑夜裏聽見門響。明知賊來了。猶恐像第一科長起來捉賊。至於兩日失竊躲了不出來。到第

二。天。白。天。在。鬧。市。裏。走。遇。覺。得。耳。朵。上。一。陣。冰。冷。用。手。一。摸。一。手。的。鮮。血。一。隻。耳。朵。不。曉。得。什。麼。時。候。失。去。
了。還。有。一。樁。奇。怪。受。傷。之。後。明。天。一。定。接。着。署。名。瀋。陽。少。年。的。一。封。信。把。張。善。人。的。案。子。提。上。說。明。今。天。取。
你。一。隻。耳。朵。去。警。誠。警。誠。你。下。次。不。敢。助。紂。爲。虐。因。此。上。瀋。陽。少。年。四。箇。字。在。民。國。元。二。年。間。東。省。官。場。中。
幾。乎。沒。有。一。箇。不。知。道。後。來。辦。理。張。善。人。的。一。案。人。役。死。的。死。了。殘。廢。的。殘。廢。了。瀋。陽。少。年。的。名。稱。也。漸。漸。
冷。靜。了。直。到。張。鬍。做。了。東。三。省。督。軍。奉。天。地。方。上。又。發。現。了。瀋。陽。少。年。四。箇。字。一。處。在。鳳。凰。閣。的。牆。壁。上。
首。古。風。署。的。瀋。陽。少。年。四。箇。字。一。處。是。在。北。關。法。輪。寺。的。塔。上。那。是。四。首。絕。詩。可。惜。老。強。盜。不。解。文。字。并。且。
沒。有。看。見。所。以。去。年。沒。有。告。訴。我。直。到。今。年。託。奉。天。分。公。司。裏。的。人。上。北。塔。找。尋。居。然。沒。被。寺。僧。塗。去。抄。了。
下。來。寄。給。我。我。現。在。錄。在。下。面。就。當。這。篇。瀋。陽。少。年。傳。的。收。束。

酒。酣。痛。哭。過。夷。門。人。海。潮。渴。闔。吞。如。此。風。波。如。此。恨。桑。田。滄。海。事。難。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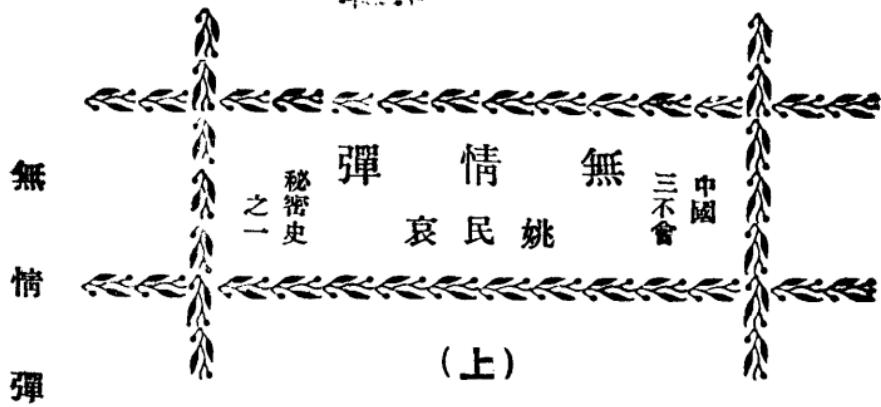
一腔熱血。酬知己。過眼煙雲慨自由。寄語張家舊子弟。蒼茫宦海早回頭。
莽莽中原大舞臺。沐猴冠帶總堪哀。溷茵何與憇兒女。野草閒花滿地開。
祖國茫茫少立錐。紫髯碧眼訂新知。可憐景略生平憾。只遇苻秦作帝師。



歷朝史演義

八冊 一元二角

歷史小說大抵枯寂者多絢爛者少
深晦者多淺顯者少蹈虛者多撫實
者少又復斷代成編不相賡續本書
集上下五千年之史事賅於一帙蒐
羅詳賅說理新穎考證精確記載翔
實文字淺顯繪圖精美愛讀歷史小
說者不可不讀



(上)

一千九百二十年十一月初六日早上奉天一個郵差趕早在鐵嶺動身越過隆業山將到懿路驛踏著冰車在靠山的那條運糧河裏溜冰向前兩面岸上的積雪有六七寸深七八丈寬濶的河面結了兩三尺厚的冰那時慘淡無光的朝日纔從隆業山東山角嘴透起來格外映得連天雪白滿地梨雲大好河山都被森寒所罩郵差腹內尋思道古人說青山原不老爲雪白頭這句話描摹得淋漓盡致照眼前的光景莫說山頭變白連青天也成了白色古人又說天若有情天亦老因爲天的顏色老是青翠蔚藍不會像人一般滿頭霜雪不能明罵他是無情無義東西所以在反面襯上這一句表面上很輕描淡寫替天申說若是天也和人一般有情有義那天也容易老了試問把這句話反過來看誰說不是罵天是無情無義的東西麼明明把「若」字「亦」

字兩個虛字來宣布那老天的罪狀除了這層道理還有別的用意不成不過照今天的那種情形觀察老天也鬚髮和白髮盈顛的人一般衰邁龍鍾時候雖是清晨已滿罩著一團暮氣如此看來天到底也是有情之物石曼卿這句「天若有情」就不如那「青山不老」一切實不過天老的時候平常人非但不大注意並且不輕易瞧見就像今天那副天色能有幾個人看見一般自命多情人物大抵睡在床上做夢哩因此上世人大多數贊成石曼卿那句話竟當天是不會老的了其實天真的不老人間恐怕恨天那些名目來啊唉我是很希望天不會老的一

個人偏偏瞧見天衰老情狀打動我心頭無限悲傷或者立刻跳出這一張情網不知要省多少煩惱哩那郵差正在胡思亂想出神的時候忽聽得一陣轔轔之聲跟著朔風劈面過來在耳邊吹送過去東三省的郵局規矩凡是踏冰車的郵差那個信袋裏頭全是重要文件當這一份職司的人不是平常人當的你們道這郵差是何等樣人他也是東省有名人物連俄羅斯日本兩國都曉得這人的本領當時聽得車聲停睛望前一瞧祇見離開自己二三十丈光景的右面岸上一輛駝車正望南來車沿上坐著一個彪形大漢戴着一頂海龍帽穿了一件狩獵大褂

籠著雙手在車上趁著勢前仰後合的打瞌睡郵差見了不覺笑了一笑腹內暗想今天遇到了話兒哩笨賊這般打扮還像趕腳的麼想來昨晚一晚沒睡所以這樣的大風裏頭打得成磕睡可是照這種神氣還有誰上你的釣鉤既然他雙手籠著總算有規矩我先去招呼他吧主意打定嘴裏打了一個呼哨那車上的人也不理會仍舊合著眼由著那駱駝一腳高一腳低走路順著吹人得翻倒的西北風過來和郵差交肩而過雖然隔着水陸各道那郵差著實擔上一份心事直待回過頭去望不見那車的後影郵差還是不放心把冰車踏近右岸跳上去把留在雪地上的駝蹄車轍端詳了一回再下冰車自己埋

怨自己道駝是圓蹄六指車是空的這是正當的經紀人趕集自己也太小心活見鬼以後恐怕連樹影兒都要打招呼了趕緊催著冰車向開原進發罷著書的抽空把這郵差的歷史約略報告明白他出身是北京媽是鑲藍旗人生了下來尙沒有見過生身父親之面他媽當初把他帶到奉省寄居鐵嶺鄉下他還沒彌月他媽親手編竹爲戶堆石成屋母子兩人住下了因爲他命裏五行俱全小名叫做五全天生神力七歲那年有個游方僧人路經門口恰巧五全在門外搬石頭頑那僧人沒口稱讚好一個孩子親自跑進屋裏向他媽抄化錢米不要單要這個孩子說跟他有三年師徒緣份他媽居然一口應承

吩咐五全隨了大師父做徒弟去吧。五全也一些不難過。跟著和尚就走。臨出門時節，五全聽媽高聲說道：「可憐這是沒爸的孩子，千萬要大師父慈悲。」五全出去了三年，仍由那僧人送回來。和他母親說孩子已經沒有敵手的了，千萬不要再住在此地。說完之後，和尚就走了。他媽貪愛此地清靜，仍未搬家。五全有一身兼人武技，又打得好槍法，不論步槍馬槍，百發百中。所以一到十三歲就溜到三叉路口做獨腳。賣買人家叫他「留名五全」。說難道少大爺你們都不認識年紀？雖輕一百二三十個大漢，簡直不放在他心上。不用傢伙，趁手撩撩人家，已足彀受用。一到十五歲，聲名更大。奉天的老疙瘩高糧子太歲錦州的

王亞銀吉林的高三秀寬城子的混世魔王。禪春的陳大個子齊齊哈爾的武衙門姚九臺門的趙鐵燈都來拉攏他。和他拜把子。他不敢說自己的真名，恐怕母親知道，信口說姓鄧，名叫海蘭。從此名聲一天大似一天。做的案子一天大一天。官廳方面知道了，都不敢下手。因為他和那一般著名人物都有交情。祇怕抓了他，鬧出大事故，而瞞上不瞞下，延擋過去。全益發膽大步哨線越放越遠，竟然做起火車賣買來頭一回出手，是一個從關外奉調到口北駐守庫倫。滂江邊防軍裏頭一個軍官，五全還算有良心，祇牽了他一隻小官箱。他媽那有不知兒子在外幹的什麼事？平日假作痴呆，那回帶了官箱回去，官箱裏

面除了金銀珠鑽之外底下有半張照片是一個年輕的人穿著前清七品的冠帶部位和五全差不多他媽見了幾乎掉淚就大大的把兒子申斥指穿他在外頭所作所爲并且說懊悔不聽你家師父說話弄出事來立刻就逼著五全一同離開此地五全沒奈何跟媽遷居到安東住在日本租界被媽又硬逼著到學堂裏讀書五全天性純孝遵從母命進了一個學堂一讀三年他的天資可稱聰明絕頂這三年裏頭竟成了個文武全材的中國好男兒將近畢業時候有一個同學介紹他入了三不會這會的外表是不挾伎不賭錢不飲酒每逢星期日也和天主耶蘇兩教的做禮拜彷彿舉行一種宗教規模其實內

裏的宗旨那是不做官不出代議士不放社會上有件不平事情發生專門除暴安良扶危濟困東三省和口北一帶都有了分會慢慢的想把勢力擴充到黃河和長江流域這宗旨深合著五全心思立刻加入會裏邊分A B兩種會員資格表面上不過每年繳會費多少的區別其實A部是實行部B部是鼓吹部五全是個血性男兒自然加入A部此番入會卻不比以前做賣買先在母親面前稟明過的他媽很贊成不過叫兒子入B部每年可以省出些錢五全口裏雖然答應實在還是加入A部等待畢業之後恰巧抵制風潮發生他媽又帶了他回到鐵嶺不過不住在鄉下是住在鬧市而且叫兒子改名去充

當重要郵差五全始而不明白媽的用意及至進了郵局纔知道此地三不會員不知有多少他雖然做個郵差會中的消息全在他手裏傳遞並且曉得A部實行部的部長就在此地寄居臉面卻沒有見過所以他也甘心做這種職業郵局長也很賞識五全因為他做了這重要郵差以來無論若何要件沒出過一回岔子明知他是那道兒上人但是利用著他公事安穩也何樂不爲呢五全今年已經二十二歲親雖沒對但是新近有了個情人這情人是誰呢就是現在和他同居的王蔭堂的女兒王文英蔭堂是當軍官的祇有這個女兒五全和媽從安東搬回來去租蔭堂的餘屋五全的臉子生得一表非俗文英

的相貌在北地胭脂裏頭也算上一份蔭堂名爲軍官實在是陸軍第十六師第三十二旅中第二連第三排的一個排長名字很好聽論他價值和所入沒有什麼大不了所以家裏官派未曾十足尚有平民色彩駐紮在鐵嶺已經十餘年了因爲奉部令調到喜峰口他自己湖南人他妻子是鐵嶺人一來不便帶了家眷動身二來他妻子不肯離開家鄉所以招親時時去接濟好在五全前幾年做的沒本生意積蓄著實不少一時用不了許多因此文英母女倆非常感激五全母子交情一天深一天文英又認了

五全媽做乾娘和五全兄妹相稱格外覺得親熱他
們雖沒有說到婚姻問題心裏可是一個非他不嫁
一個非伊不娶的了五全到郵局裏去服務文英老
大不贊成但是知道乾娘主見一時也未便冒言反
對那蔭堂開調到了喜峰口不久又調到庫倫改編
爲籌邊使的衛隊一路去宣撫外蒙部落開了幾回
火蔭堂是排長每遇開火總在第一道火線屢立戰

功有保陞連長希望曾經寫過一封信回來並且信

內道及衛隊長鄧振邦待他很好又過了幾時蔭堂
已有陞了連長的信回來不過對於長官鄧振邦爲
了冒著他好幾回大功所以有了怨憤之言預備要在
籬邊使面前控訴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信息回來

那一天郵局內接到北京來的多少要件有一包寄
到開平的包裹誤遞到鐵嶺局裏鐵嶺局長就勞五
全辛苦一趟上開原送包裹五全路上的情形著書
的已經在第一段鋪敍過了不必重言申明這是五
全的歷史所以他雖做郵差會把前人的詩句聯語
解剖解剖伴他旅行的沈寂誰想得到他還是個多
情俠士啊

當時五全送了包裹到開原交割自然再循原路回
到鐵嶺先到局中銷差局長特別給他休息兩天五
全很高興的回到家中一到門口不覺詫異起來心
中暗想怎麼那圓蹄六指的駱駝足跡在我家門口
發見了心中好不納悶趕緊跨進大門恰巧文英走

出來一見五全笑道五哥你回來了乾娘遇著麼五全忙道你的話我不懂難道我媽也出門去了麼文英道不錯五哥是早上動身午牌時候有一輛駝車一個很體面的趕腳到來面見乾娘不知道有件什麼東西授給乾娘乾娘望懷內一揣恩恩的到房裏收拾了一個小包就上車走了臨走和我說若得你家哥哥回來叫他千萬不要出門就是有人送什麼東西來也推說沒人在家不要受領我是回開原娘家去的至多三四天就回來五全聽了纔眉道我今年二十二歲從沒聽得我媽說開原有娘家人在這是怪事一定歹人奸謀在太歲頭上來動土哩文英道乾媽何等老成外間誰不知五哥的名譽我想不

會鬧出什麼亂子的吧五全一聽這話很有道理我媽前幾年住在四面荒野的獨家村也沒半點風吹草動何況現在呢照這情形媽是自願上車歹人請財神想來雖然不會但一時又想不出這緣故來正在狐疑不決時忽然闖進一個娘們向著文英道你們這裏有位周子全大爺麼五全接口道你問他有什麼事伊道我們方纔有個開盤子的客人叫我送一封信給這位大爺五全道信呢伊從袖子內擎出來文英知道周子全是五全在郵局內當差的假名姓所以坦然伸手上接那封信五全說了一聲有勞趕緊在文英手內把信擎過去拆開觀看來人一瞧不會有賞錢閒閒的退出去了文英道五哥現在

真。闊。連。窖。子。裏。的。娘。們。都。知。道。大。名。了。但。瞧。伊。神。氣。
要。幾。文。酒。力。五。哥。睜。都。不。睬。看。伊。出。去。的。幾。步。路。很。
不。自。然。五。全。一。面。拆。信。一。面。勉。強。笑。道。你。又。要。多。心。
挑。眼。不。要。說。我。自。己。不。進。窖。子。門。口。我。敢。說。一。句。凡。
是。我。的。真。同。志。沒。有。一。個。進。窖。子。的。至。於。要。酒。力。我。
自。己。送。慣。信。從。沒。擎。人。家。一。個。小。錢。自。己。不。擎。人。錢。
你。想。人。家。想。擎。我。錢。成。功。不。成。功。文。英。笑。道。五。哥。真。
是。三。句。不。離。本。行。五。全。暫。不。接。嘴。把。信。箋。展。開。來。一。
看。上。寫。著。

佳。要。至。漏。緊。速。洩。開。員。防。號。部。密。一。行。祕。十。實。
守。四。字。須。塔。A。議。角。是。會。八。凡。
這。一。下。可。把。五。全。楞。住。看。不。出。什。麼。道。理。頓。足。道。奇。

怪。事。情。併。在。一。起。來。的。文。英。道。信。封。背。後。不。是。有。個。
三。字。麼。五。全。把。信。封。翻。過。來。一。看。乃。是。三。元。倒。頭。四。
個。字。口。裏。咕。嚙。道。什。麼。三。元。四。喜。倒。頭。順。頭。呢。文。英。
道。前。天。我。聽。乾。媽。講。蕩。寇。志。陳。希。真。三。打。兗。州。有。張。
瓦。床。閨。撲。天。雕。李。應。上。當。也。有。一。封。信。有。三。元。兩。個。
字。是。隔。開。三。個。字。讀。去。纔。聯。貫。得。成。信。句。子。這。信。也。
佳。字。下。面。接。漏。洩。二。字。有。些。意。思。但。是。下。面。卻。是。防。
密。祕。守。又。不。成。話。說。忽。然。想。著。三。元。倒。頭。莫。非。顛。倒。
讀。過。來。麼。暗。暗。再。從。底。下。倒。讀。起。來。卻。是。
凡。是。A。字。實。行。部。員。速。至。佳。八。角。塔。四。十一。號。

開緊要會議須守祕密防洩漏。

五全不覺高聲自責道不如伊幸虧伊文英笑道五哥發獸了口中不曉得咾嚦什麼五全道頭字一定除頭裝在脚上對了一面把信向衣袋一摺一面向著文英深深一揖不住的道謝文英弄得莫名其妙笑著拉住五全問道你爲什麼謝我五全一時又未便說出來可巧文英的母親從裏面走來一瞧情形正色道開了大門做這些小孩子頑意不怕鄉鄰人正家笑話麼文英討了沒趣低著頭望內一走五全一聲不響望外便跑好在明後二天是例外休息身子可以自由所以出去上飯館吃了些東西也不回家又動身上開原八角塔找尋四十一號去了。

八角塔是開原一處名勝在開原城外的西南角上一座八角形的古塔那八隻角上都有泥塑的佛像供着高十五丈一共七級據說還是唐朝時候建築四面都是堆棧居民絕少祇有多家一所祠堂房子很大門牌是一塊的可是風霜剝蝕看不清號數的了那天的晚上忽然裏頭有許多人影熙往攘來那祠堂最後的一座廳上點著綠色的蠟燭那些人誰不能認誰因爲頭上都套着一個黑布袋祇留兩個眼睛洞一個鼻頭洞格外覺得陰風淒慘令人可怕那一天西北風刮得呼呼作響彤雲密布黑暗之中約略有一線光明祇聽得祠面前兩三棵寒柳衰榆被風吹得搖擺不定時時和那祠堂屋簷相碰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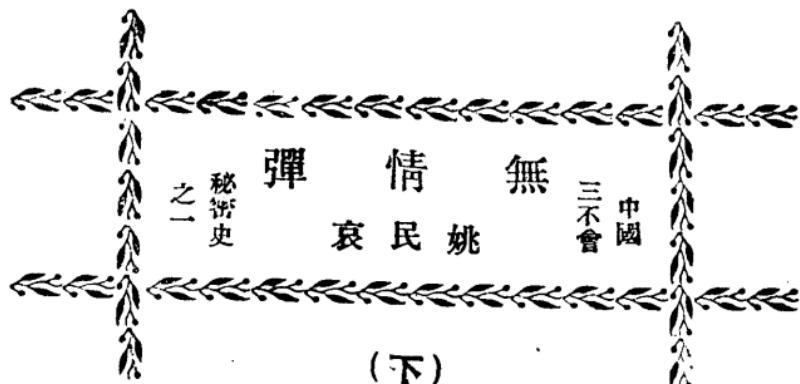
好似有人叩門的剝啄聲。那兩個管門的黑衣人低低道。一共來了六十六個人了。單少一個從未赴過大會的恐怕不會來了。那一個道。你怎麼知道不會來。先前開口的道。這所多隆阿祠不輕易找到。況且門牌又模糊難辨的了。正說著。祇聽門外有脚步聲響。那先開口的管門人就輕輕的拍了三掌。外邊那人也照樣拍了三下。門裏邊便問道。什麼倒報外間的人。楞了一楞。纔接口道。三元倒報門內了。



又問道。除尾吧。門外道。除頭便佳。那一個管門人一聽。口號相符。自然動手。開門。先前那個管門人歎了一口氣。那一個人進來之後。管門的把門兒下鎖。一同走到裏頭。祇見東面人叢裏一個身子稍長的人。在胸前摸出一個哨子。用力吹和鬼叫一樣。那班人便挨著次序席地坐了下來。主席倒是那個先開口的管門人。在居中地上坐定。然後開口道。外蒙分部在總部裏告發。一樁事情已由總部調。

查明。白批准下來叫本部執行故此召集大會抽籤。抽定實行員是什麼一件事呢那是一個上級軍官。冒了一個下級軍官的功勞下級軍官知道了要在最高長官面前申訴不料被那上級軍官知道風聲就用陰謀手段把那下級軍官害死了害死了此人之後在死者箱籠裏頭搜著了一張合家歡照片那上級軍官又瞧對了照上一個女孩兒臉子一打聽和死者有交情的友人纔知是死者女兒這賊又起了邪念預備派人到死者家眷所在祇說死者已經榮任何職接眷上任一到這賊勢力範圍地內就不怕孤兒寡婦打量勢迫利誘滿了他的慾念此等人尙能容留在世麼諸同志試想該殺不該殺主席話。

未說完祇聽得一片喊殺之聲那最後進門的人也開口說道請部長快快抽籤此等人如再容留在世平民社會還有希望安享幸福的一日麼



(下)

無
情
彈

那部長沒有接口方纔吹哨子的那個身長會員就打從袖內擎出一個籤筒那是木頭的外面用漆漆著紅黃藍白黑五項顏色分明是按著中華民國國徽送到部長面前部長把兩手伸縮了一會心中好像感觸著什麼事十個指頭有些顫動經不起多數會員催促快抽部長定了一定神伸手抽出一根籤來先瞧了一瞧很不願意報告向坐在左首的副部長手內一擰副部長也是方纔那一個管門人把籤一看高聲道六十號部長又抽一根籤出來顫聲道預備者第一號身長的人趕緊把這個籤筒擎開又換上一個純紅色籤筒部長再抽出一根籤報告道期限五個月五個月以後未能達到目的實行者宣告死刑讀完之後把籤向筒內一丟勉力再道法無貸毋徇情實行者其各凜遵勿忘說到那忘字那喉音驟然低了許多好像要哭出聲來身長的又把紅籤筒收拾開副部長把那二根籤向上一舉大家齊聲道中華民國萬歲三不會萬歲六

十一號一號同志萬歲一號是部長自己責任乃是監督第一次被抽者的進行勤惰和第一次被抽者失敗後的繼續進行人六十號就是最後到會鐵嶺郵差五全當下副部長站起來走到五全坐的地方交給他一張照片一根十三門跳殼勃郎林手槍五全起身驅把這兩件東西接過來口裏宣誓道苟不與此賊同盡爲吾會前途增榮光爲平民伸冤屈願受諸同志最後的裁判部長也站起來接口道倘放棄天職罪有應得天厭之天厭之五全始而距離部長地位遠況且在綠燭光中黑布套內分不出站著比較方纔清楚五全一肚皮疑團愈深一層腹

中尋思道部長決不是同性的人很像是……那時部長已經高聲道散會大家都站起來忙著與他們二人拉手道賀然後紛紛星散有的從供木主的那個神龕裏頭本來裝有一部扶梯可下隧道而去有個走牆上出去有的走後門或走邊門出去五全路徑不熟還是跟著那副部長出的前門分手連夜熬著嚴寒動身回鐵嶺雖然天黑幸而可以借雪光趕路約摸走了一個更次忽然前面有幾條黑影內中有一條黑影好似部長模樣五全要解釋胸中疑團想追上去看個明白無奈前面的人夜行術比他高得多總離開一丈或是七八尺地步光景不能追著五全腳裏放鬆前面也慢些五全腳步加紧前面格

外輕快而且路徑比五全熟悉好像特地來做鄉導走到東方有些發白前面人影愈覺快了等待看得清五指前面人影不見了五全自言自語道又是活見鬼想破疑團反而築上一座疑城了

第二天巳牌時候五全回到家中見門虛掩著他便忙著推門進來喊文英文英卻不見出來走到自己房內見他媽已回來睡在坑上五全不敢驚動輕輕的退出去把大門關好然後坐在客堂內把那張照的拿出來一看見是一個旅長服制的中年軍官嘴上撇著燕尾鬚一望而知是個大奸巨猾後面寫著耳登手辰拆字邦甯八個字想不出什麼意思又反過來把臉子細細端詳好像在何處見過面善得很

一時也想不起來再把手槍掏出來摩挲了一回暗道你我從今後相依爲命了不過要是動身幹事母親面前怎樣啓齒倒是難事至於以後養生送死的責任祇好煩勞意中人王文英的了但目前卻不知道這目的物在那裏呢昨晚我也粗忽沒問部長會中人也沒告訴我一回又想到部長報告有外蒙分部報告一句話大約在恰克圖烏梁海那種地方想了回倒覺得倦了於是把照片手槍藏好重複踢手踢腳到房裏一瞧媽朝裏翻過身了但仍沒有醒五全正想鑽到自己坑上睡忽然見娘的坑面前地上有一件東西掉在那裏過去拾來一看那是半張小照五全想這是十五歲那年在火車上帶回來

的久已不在心上。媽把他搜出來何用呢？但是媽什麼時候回來的這張照又在什麼時候拏出來呢？瞧媽熟睡的樣子也好似昨晚沒有睡覺的一般。搜這張照出來做什麼？正胡思著，手指上覺得有些潮溼。仔細一看，原來這半張小照斑斑淚點像纔加染上。去望地上四面一瞧，多沒有潮氣影射到溼片上痕跡。坑上地上多乾燥得很，那麼這潮濕一定是眼淚。迹眼淚除掉了，母親沒有第二人。母親又爲甚要掉淚呢？越想越疑惑，再定睛把那照片一看，這照上臉子分明就是與實行部給我那個民賊小照一般。無二一面是清朝七品服制，無鬚面白清瘦，一般是民國軍服，有鬚面蒼肥胖些。五官地位沒有改動。

分毫難道兩張照是一個人麼？然而媽是嫉惡如仇的天性，伊淚點灑在這張照上，不問可知和照上人有關係怪不得。七年以前我做了這注賣買歸家，被媽大大的申斥這一層難題解決了一半。從媽好善嫉惡上推想，決不會和惡人生關係。那麼這半張小照和會中給我小照是兩個人，不過臉子部位相似罷了。好在昨夜所得照片還在身邊，拏出來比比何妨？這張照上的人左眼眶上有一顆黑痣，面架子即使相同，這黑痣總不見得也會相同的。故而再掏出那張照來，一比，左眼眶上墨黑的一點不是痣？是化了驚疑駭異，呆看著那兩張照片，出神又想著也。

曾見過一個左眼眶有痣的人。猛一撞頭在炕面前。檯上擺的那面鏡子裏照著自己臉子。眼花撩亂。騰出一條手來。不住的在自己左眼眶上抹著。抹了半天。再看了看炕上的親媽。不住道：阿呀！媽的名字不是上佳下德兩個字麼？又把兩張照和自己臉子仔細的比上。一比。腹中連珠般叫苦不住的頓足道：糟了。糟了。再不料這樣難問題輪到我自己身上。如何如何辦法啊！不料頓足頓得太重。把他媽驚覺了。骨碌又是一個翻身向外好像說夢話似的在那裏。說兩難的了。五全趕緊把全張小照藏過半張小照。依舊擺在地聽。媽還沒醒。看看媽臉上顏色本來是一臉慈祥。恍惚如今變成眉鎖深愁。焦黃不堪。兩

個眼泡都腫著。五全也止不住撲簌撲簌的掉下淚來。輕輕的鑽到自己炕上。嗚咽了好久。要想在意中。人身上劃策補救方法。仔細一想。伊也是局中人。一絲牽全局。如何好在文英身上想方法。從那天起。五全母子二人都生起病來了。病中伺候湯水自然是文英一人承當。可憐佳德和五全病得面黃肌瘦。文英也非常顛頓。而且這種心病雖有盧扁華陀也難以救治。總之不是草根石屑的藥味兒力量能彀起他們的母子沈疴咧。

時文英爲著五全病有轉機。可以扶杖離牀。因此在屋後擺了一隻藤椅。請五全坐著。曝著衡山的斜日。

看看野景散散心。自己坐在旁邊陪伴寂寞。五全始而一味的歎氣。文英再三勸解說乾娘病也不妨的了。區區一個特別郵差。本來有什麼希罕。開除不開除。更不足掛念。我特地爲了受恩報恩緣故。硬要候你們痊愈了方纔放心動身。不然。爸的信來了三天。還派著人守候在此。我怎麼不提一字。唉。五哥。你知道我心上除了你還有誰。你知道我願意離開你到別地方去麼。你知道我此去能彀生還麼。你果然是我心上一個人。但是爸爸是生我的人。豈非比你更重要。我不能不走這條路了。文英一面說著。一面已哭出來了。擎了一塊手帕。自己不肯反很命的授給五全。揩淚。五全目前的機警大非昔比。病雖不多時。

魯鈍了。不知多少。一毫不去辨別文英的話裏。由反在那裏滿肚皮找安慰話兒。向天上望了望。忍住了悲苦。用手指著天。道。你看那一片一片的雲。今天被西北風吹送到了東南方去。明日也許吹了東南風。把那雲片仍舊會吹回西北方來的。文英也含淚接口道。可惜中間有了罡風。把雲吹得四散。即使吹回來。也不見得是完璧歸趙。何況這雲還有與風厲害。那雲早已四分五裂。粉骨碎身。等不及明天東南好風相送的了。五全道。水往東流。尚且有西還之日。何況人生離合。文英道。水若往西流。必然下雨。所謂天變預兆。我很不願意天變。還是逝水東流。是順。

的反可以兩全其美。我勸五哥還是息了這種希望吧。你想水回頭倒流難免天變流回來了也無趣的。你從前不是講左傳給我聽一段石碏的大義滅親一段人盡夫也父而已。如果照左傳上事情反過來做著兒子殺了父親還能說大義滅親麼？女子家爲了夫忘了父還成話說麼就把這兩層來譬開你的望水西流的心念五哥是聰明人也應該覺悟了。至於離合這一層果然人生常事但是裏頭含了種種複雜原因就格外覺得可慘了。說到這裏文英又哭得說不成話……到了明天文英父親方面的人等不及了硬逼著文英動身文英的母親照例應該一問前去但是來信沒有提及文英也極力阻止母

親說待女孩兒上那邊試驗試驗住得慣就差人再來迎接住不慣女兒也要回來的好在文英的媽向來聽女兒作主的竟然不去文英一走五全母子的病都霍然痊愈五全忽然提出一個難題動問母親道譬如我們三不會裏舉行一樁除暴安良的事情宣布一個惡人死刑派一個執行員去執行卻巧這執行員和惡人很有密切關係的受命的時候沒有明白及至明白已經來不及了並且執行員有個對等關係的人就是惡人罪狀裏面的人證執行員爲著密切關係躊躇未決之際那對等關係人又被惡人誘佔或強奪去了這執行員應該如何呢要是下手仍舊受著一個良心裁判總免不了人家唾罵。

若是不下手佔據執行員對等關係人事小遺害社會。事大而且執行員再事遷延本人要受會裏邊公平裁判先替惡人受刑豈非一樣留著污名於後世請問母親如何解決他媽點頭歎息道空費心思假途滅虢終不免演出莫大慘劇兒既欲解決此項難題娘有錦匣一具兒攜帶至灤州北門外招尋一僻靜客寓住著到明年正月十五你有機會和義妹相見你將錦匣打開自能解決兒所問的問題但是不遇義妹千萬弗開此匣至要至要至於會中給你的十三門手槍毋須再帶況且媽已爲你轉給一人寶藏不必懸念五全唯受訓隔了一天就動身上灤州。

一千九百廿一年一月十五傍晚時候灤州北關市上忽然發現一隻瘋駝圓蹄駢指與尋常不同幸虧從關外調回來的一大隊軍士正駐紮在北門外面一個前清的游擊衙門裏得著信排隊出去把那瘋駝轟斃可是瘋駝是死了這個時候那領隊的長官鄧振邦也被人暗殺了鄧振邦這時候正在審訊一個刺客刺客不是別人即是用盡心機騙來做義女的王文英一向是把文英當女兒看待文英跟着他入關爲是不信乾娘佳德說話信著狠心狗肺的義父要入關和生父王蔭堂見面誰知這一天鄧振邦赴灤州士紳的元宵春宴歸來酒已半醉竟想和義女幹非禮勾當文英假說你若告訴我生父的真

實。下落。方肯順從。鄧振邦喝醉了酒。一時不顧前後。將自己所爲陰謀和盤托出。文英方信乾娘之言。放聲大哭。鄧振邦尙不醒悟。依然嬉皮涎臉湊近文英。袖中早已藏有利刃抽出。便刺。鄧振邦雖是一個中國式的軍官。沒有什麼大能耐。文英終究女子。不是振邦敵手。況且振邦高喊刺客手下聞信。趕入文英。自然被擒。振邦立刻升座追問。口供文英瞑目受死。

一言不發。振邦立卽吩咐槍斃。那裏知道文英房裏。新用的一個老媽子忽然上前阻擋。振邦仔細一瞧。這老媽子不是別人。那是自己二十年前在京裏邊勾誘成婚的一個貴胄女子。佳德當初不但始亂終棄。且還騙取了佳德私蓄捐官到差巴結上司。一共用去七八萬塊錢。好不容易弄到民政部當差。爲了極力鑽一個親王的門路。又偷了佳德四五萬塊錢。總算巴結上了親王。一個紅當差。那紅當差有個十不全的女兒。聽見振邦自己說沒有妻小。就挽人露了句口風。想招他爲婿。振邦爲著要做官。不顧門閥品貌。一口應允。一面和佳德辦離婚。佳德自然要交涉。但是於婚姻上有關係的東西。振邦早存心偷去已久。連一張結婚照片都撕去了半張。所有用去和偷去的錢。更無憑據。可憐佳德恰在這時候臨盆。經得起這種傷心麼。故而孩子未曾滿月。就帶著出京。此後毫無消息。振邦自然膽大。和那十不全結婚認二太爺做岳父。不久光復了。滿人失勢。振邦那裏還要。

這十不全的妻子啊又是老手段離開了這個娶了一個皖系要人的姪女兒在行政立法兩種機關中混了幾年眼光上覺得不如軍界弄錢便當所以運動入了邊防軍裏頭當差使先是軍佐被他那種吹癮舐痔的手段一陣子使展居然轉了軍官帶著家眷赴任在火車上碰見鬍子把他一隻重要官箱帶走了不要說歷年宦囊皆在其內連和佳德結婚的半張照片也連帶搶去振邦未嘗不有風聞佳德隱居關外這椿事疑是佳德買人出來做的料到居然被他料到其實並非佳德買人出來還是令公郎親自動手從這一回受了打擊刮地皮刮得更厲害想恢復原狀對於半張照片卻也很擔心事萬一佳德

擎著這東西出面辦交涉與自己大有妨害今晚佳德果然出現在肘腋之下振邦這一驚非同小可一疊連聲喊擎刺客同黨佳德高擎著十三門勃郎林手槍喝止兩邊然後和振邦談判要求將文英釋放將半張照片還你算交換條件依著振邦要先擎照片佳德自然不依必定要先釋放文英後還照片爭執了好一回振邦恨恨道沒恥婦的一張嘴比刀還鋒銳沒奈何吩咐將文英釋放一面親自下案取照片佳德見文英已放卽將手槍授給文英令其防身先行一步自己方將半張小照取出交還振邦振邦暗想照片到手吩咐手下朝外一排亂槍這二人屍首總在二門之外頭門之內倒著不料將接照片時

外邊忽然人聲鼎沸說是瘋駝闖入衙門來了振邦急令所有站堂軍士一律上前開槍止住自己仍伸手來取照片不料軍士放槍文英就乘著亂槍聲音

呀一聲趕快縮手那顆槍子已經在佳德的肚皮內假道而過自然立時倒斃文英失聲痛哭膝行上前伏在佳德身上號啕大哭

知道仇人不防猛向振邦要害連開兩槍振邦還有命懶倒在地上滾了兩滾就直挺挺躺著不動佳德尙有香火之情看了一看長歎一聲道始終爲你所累的了文英趕快跪在佳德面前泣訴道請乾娘將乾女兒槍斃以洩此憤佳德伸手向文英擎槍的那條手擋上來文英當是佳德擎槍打自己慷慨得很把槍向上一獻然而文英還是外行槍柄朝自己槍口對著佳德佳德身子僵硬一些槍口正對腹部伸手上去借在文英手中把機一扳砰的一聲文英阿

上屋打從二堂天井下來暖閣後面繞出那旅客是個少年手中還捧著一隻錦匣匣裏邊裝著一顆大號炸彈不是別人那是五全一瞧兩個屍首厲聲問道我媽是怎样死的文英回頭瞧見五全又怨又痛又慚又恨正色答道槍是在我手中機是媽自己扳的五全又道我爹是怎样死的文英道被我開槍打死的五全掉淚道你爲甚要開槍打死我爹文英道替我的爸報仇五全把錦匣輕底向地上一擺臉

無情彈

上現出一種極悲苦的顏色。喉間發出一種極淒慘的聲音。道：「既如此說，難道不准我替爸報仇麼？」文英道：「不共戴天理當如此。」一面說一面把槍送上来。這回可內家了。槍口對自己槍柄，對五全，全把你槍接過來。哭道：「你……你……」我報仇不能徇情，不能何必呢？何必呢？爸是軍閥殺慣人的，媽是三不會實行部長殺慣人的。今日都不免爲人所殺。我但願世界上人以後自己不殺人，人也不殺他。我



替爸爸、媽媽總懺悔吧！說完這幾句，把槍倒過來，砰砰一連十響，可憐五全身，上開了十個窟窿。文英趕緊站起來，想搶住那裏來得及。那時一班軍士都回過來，捉文英。文英一時沒有主意，見忽然瞧見地上錦匣內那顆炸彈，淒然一笑，急忙取在手中。那班兵士嚇得往外便逃。文英把彈向地上一擲，如同天崩地裂，一霎時火光熊熊，塵飛瓦走，一對怨耦，一對嘉耦，都化作飛灰，乾淨淨的同到天國去了。

記齊村三義店 姚民哀

(上)

上一回我動身到北京去被直奉開會阻擋住了只好留在濟南公司裏等上海的信我的朋友長清俞伴石那時受了濟南商會的委託上棗莊去調查中興煤礦公司事情瞧見我在客邊無聊得很就邀我一同去頑一趟我橫豎沒事做跟了伴石搭津浦車到了臨城然後再搭臨棗火車到棗莊伴石把公事辦好了提議游玩青

檀山金界樓和許由泉因此上不搭火車坐軒子趕路(軒子形式和南邊青布小橋旁邊不過不用竹櫃人抬着走係用兩隻驃子分開駛着趕路的)足足的頑了兩天才由嶧縣動身到齊村天色晚了不能赶夜站就在齊村三義店內過夜那天是陰曆三月廿九却巧趕集齊村非常熱鬧到晚上一句鐘街上尚有人往來我最歡喜采風問俗那晚伴石早就安睡我一個人上街找着一家羊肉館走進去自飲因為時見這家招牌和我們住身的客寓一樣也叫三義店講到北邊人取招

牌最喜歡用着那個義字什麼「義順和」「三義興」「三義公」「三義和」「三義順」譬如這店是公司性質取名就逃不了三個字其實發生問題起來同我們南邊一樣各顧各飽那裏真有陳雷管鮑羊左古人那般義氣客寓名字叫三義店北道上多得很就是北京勞鬃在施家胡同裏也有一家三義店算是赫赫有名的老客寓現在齊村不過隸縣管轄的一個鎮口怎麼說也有三義店客寓難道說冒北京的牌麼並且連一間茅草屋三盞火油燈的羊肉館也稱起三義店來（羊肉館

門口大多一隻火油招牌燈爐子旁邊一隻火油燈堂口裏掛一隻稍漂亮些的火油燈除此之外簡直找不到第四隻燈了好在地方小也用不着第四隻燈）其中計誰知這伙計是個渾蟲再者我的北邊話不行胡纏了一回沒有問出所以然來喝完了酒回到寓裏同那掌櫃交談起來他姓郝歡喜抽大煙我破費了一塊大洋請他飽吸一頓鴉片然後問起這店名的主意郝掌櫃見了墨黑東西談鋒來了一面吸着煙一面把三義的歷史源源本本

講給我聽並且說凡是齊村姓郝姓周姓丁子孫開的店無論什麼都叫三義店他所講的事實好像我小時候看的七俠五義彭公案施公案那一類小說不曉得是真是假但是他講得頭頭是道未必完全僞造現在我把他寫出來一毫不點綴給生長南邊的人看看雖然沒有道理裏頭却有多少春典（隱語俗名切口江湖上則曰春典）出門逢尴尬用得着的聞言少敘書歸正傳却說大清光緒初年齊村鎮上出了一個武舉叫周殿臣騎得好馬射得好箭歡喜結交江湖朋友家裏

常養着二三十名閒漢在臨棗一帶八十里路地方裏頭無人不曉大家都叫他小孟嘗君未中武舉之前請了許多教師打沙包馬鞍石走木樁坐香頭練成一身軟硬工夫中了武舉之後財勢兼全在地方上不免有些任性忘爲那種氣焰真叫做順我者生逆我者死有一天剛逢趕集周殿臣在街上帶了許多人閒逛跑過一家酒店門口裏頭正有許多人喝酒那開酒店的姓丁因爲是個禿子排行第三人家都叫他丁三癩子出身當過響馬後來做過濟甯州馬快又辦過滕縣團練也算幹

遇一番事業現在已經六十多歲洗手不幹在此開酒店度日平日間瞧周殿臣太覺肆無忌憚久已有心要獻點能耐征服他却巧那天喝了幾杯酒一眼看見殿臣經過便尾隨出去假作酒醉東一歪西一斜看準了殿臣身上撞去殿臣始而躲讓後來曉得這人有心尋事連足了工夫把雙手護住了肩部胸部等侍丁三癩子再撞上來他就用力望外一掌想推他跌一個勦斗誰知道兩手沒有出門被丁三癩子十個指頭在周殿臣腋窩裏一弔下面左腿一掃手望裏一拉殿臣不由自知跌

了下去那還了得頓時間起了風潮了跟隨殿臣的那般游手好閒之徒把丁三癩子一圍你一拳我一脚打他丁三癩子還是假裝酒醉招架也不招架由他們攢殿周殿臣在地上扒起也動手去抓他總算他有見識爬到癩子身上覺得像抓了一把綿花柔軟異常殿臣就曉得不是好惹的趕緊假裝笑臉喝住了手下向丁三癩子拱拱手道領教領教再會再會說完了掉轉身就走丁三癩子呵呵大笑道我叫禿丁你沒事到小店裏坐坐當日晚上周殿臣帶了一柄利刀爬牆頭到家酒店裏

祇見丁三獵子睡在店堂裏檯子上仰面朝天一絲不掛殿臣暗暗罵道禿賊你若是睡着了活該死在我刀下白天在街上也太覺掃人家面子留神一聽丁三獵子鼾聲同雷震一般周殿臣便一縱身竄進去抽出利刀望他腰眼刺進去這個當兒三獵子本來朝天睡着兩條腿豎起在那裏忽然望上一挺殿臣的刀刺一個空殿臣趕緊又把刀收回來三獵子身體倒又躺平了把殿臣一把刀恰好壓在身底下殿臣要想拔再也拔不出殿臣從心裏佩服出來趕緊跪下去叫師父不住的叩

頭三獵子還假裝睡着不去理睬殿臣跪了好一會工夫叫了幾十聲師父三獵子不開口那曉得驚動了店裏兩個伙計參起來喊捉賊丁三獵子不能不開口了從從容容坐起來先把刀挾在腋下然後穿好衣服對着殿臣道我沒有什麼本領你是個舉人老爺何苦這樣的挖苦人呢勸你還是回去練好了工夫好收拾我這顆鬍鬚頭去殿臣那裏肯依還是直挺門生了三獵子瞧見殿臣一片至誠方才應允並且叮囑兩個伙計明天不許把晚

上事情聲張出去吩咐殿臣仍舊越墻悄悄地回去臨行把刀仍舊還給他笑着道不要說這東西我不怕就是外國人的槍子我運足了工勁也可以擋一陣哩

從此以後周殿臣不像從前蠻橫開了一所客寓做公平賣買了三獵子時常過來替他照料每天清晨晚上教殿臣習練工夫約摸過了兩三年光景丁三獵子忽然把酒店關閉同殿臣說要動身到泗陽去一趟因為自己出身是泗陽人回去瞧瞧祖墳本人終身沒有娶過妻子所以沒有後代但是哥哥丁二有個兒子從小就習

練柔術膂力也不小叔姪兩個分手二十年了牽掛得很這回也得去找尋找尋殿臣雖然捨不得離開但是師父歸心似箭不好強留不過哀求他早些回來臨走的那一天丁三獵子拿出一隻鑰袋裏頭裝着半袋鐵鑼另外一扇三角小旗上面畫着一隻猴子在那裏偷桃叮囑殿臣道暗兵器不到山窮水盡時候不要濫用那扇小旗你現在吃招賢（客寓響馬中稱爲招賢館）飯論不定有線上（同在外邊打光棍者曰線上）黑道（巨盜）紅道（關東鬍子）鷹爪（捕快武弁）那班

湖（小帮）海（大帮）合字（同道）來投宿。萬一開差（動手搶劫）出岔住在你店裏。你要被累了。你祇消照子（眼睛）一放亮。瞧見有形跡可疑的人來過夜。就把這扇小旗插在賬檯旁側也不消櫻桃鬆巧（會舌辯之謂）。他們自然會扯的。（走開謂之扯）決不會在此地開門掘藏了。（附近二十里內動手搶掠或偷竊謂之開門掘藏。二十里外曰門檻掘藏。百里以外曰吹風藏。百五十里以外及鄰省等等。統曰出遠門。）殿臣很喜歡接受下來。丁三獵子就此動身去了。

隔了兩個多月。殿臣盼望師父回來。却天望個空。其時才交五月。天氣熱得很。那日傍晚時候。殿臣斜躺在醉翁椅上。在店門口一棵榆樹下乘涼。背對着店門。面對着那條溪河。矇矇曨曨。合着眼。將要睡着的時候。忽聽得馬蹄聲音。到他店門口。打住。殿臣趕緊在醉翁椅上坐起來。回頭一望。祇見一個二三十歲紫棠色臉的漢子。身材不滿五尺。背着一頂雨傘。一個包裹。馬鞍上拴着一個鋪程在他店門口。滾鞍下騎。要找房頭過夜。殿臣再把他坐騎一。看四蹄圓正。兩耳高聳。毛片白得同銀針。

一樣肚內尋思道今天可要用着三獵子那扇小旗了慢吞吞站起身軀也想上前搭話那人已經由伙計領了進去隔不多時伙計出來說客人看定了十二號房間叫吾們預備涼蓆和晚餐一面替客人收拾馬匹喂料上糟殿臣更加明白是跑生意的來了十二號緊靠後牆出入可以便利他自己馬鞍上拴的像一副鋪程何以不用叫我們替他準備涼席所以殿臣特地跑過去把伙計卸下來的那個形似鋪程的東西提了一提覺得沈重異常料想裏頭是一件軍器但是他不拿出來交明

櫃上也未便打開亂看到了晚上殿臣有意揀十二號對面的九號空房間內睡着留心十二號客人的行爲那客人行路辛苦一下店就洗澡洗罷後吃東西吃罷關房門睡覺一毫動靜沒有直到二更打過了好久殿臣暗道精神也養彀了難道還不動手麼心上正想着祇聽得刷的一響接連屋上瓦薄的一聲殿臣點頭道工夫不壞人已經出攜的了自己趕緊也把長衣一卸把腰內圍的一條軟鞭整了一整輕輕竄出窗外到天井內好在天氣熱九號的四扇窗多開着沒關所以一些聲音

沒有殿臣也上了屋。四面一望，黑影全無。曉得人是去遠了，祇好踏他的內盤從屋上繞到後面，從後牆上下去，隔窗一望，祇見床上端端一個人睡在那裏。到把殿臣楞住，埋怨自己沒照子，把好人當作歹人。趕緊從原路回到九號裏頭，正想開門，到後面自己房裏和妻子睡去。祇聽屋上又是窣窣幾聲，望前去了。殿臣到底不放心，再由原路到十二號後窗去一望，果然房內的客人不見了。殿臣先拾着一塊土塊，向窗裏一丟，裏頭沒有動靜。殿臣然後竄進去，四面一看，那拴在馬上那個鋪程。

似的打開的了單燈一條氈，單一頂雨傘，放在台上，小包裏攏在枕頭旁側。殿臣先把身旁預備的一枝紅蠟，在燈上點着，插好在房間內應用的木筌上面，然後把油盞吹熄了，把傘替他張開來，在床上一放，然後回出來，才安然到後面自己房裏去睡覺。

新說叢書

周瘦鵠
主編
第一輯
十種

■ 鐘鳴八下(偵探).....	一冊	八角
■ 軟監牢(奇情).....	一冊	四角
■ 箱屍(偵探).....	一冊	四角
■ 斑竹痕(教育).....	一冊	四角
■ 春痕秋影(言情).....	一冊	一元
■ 魯濱遜歸航記(冒險).....	一冊	三角
■ 孤掌驚鳴記(武俠).....	一冊	四角
■ 愛河情浪(言情).....	一冊	一角
■ 新西遊記(滑稽).....	一冊	五角
■ 福爾摩斯新探案(偵探)一冊		

記齊村三義店 姚民哀

(中)

殿臣第二天一早起身有意在十二號房門外首吩咐伙計道大家小心脚步昨晚這房裏的客人辛苦了不要驚吵他好夢殿臣有意掛招牌亮相(切口)使得這客人覺着果然那房門閑的一聲響那客人走出來向着殿臣抱拳帶笑道兄弟來得鹵莽忘却照呼以至驚動掌櫃但是拳不打少林標不喝滄州兄弟此來一來訪

賢二來有些小事此間不是講話之所可借一步說話殿臣聽他說的江湖套話非常謙恭好漢不做上門貨也便拱拱手道既然是自己人請到後邊聚話那人順手把房門帶上殿臣吩咐伙計小心便領了那人一直走到後邊自己的書房內坐地正想開口問他名字那人先道兄弟叫鄉金標安徽壽州人氏在安慶府當快班因爲前一年安慶來了一個外來義士那是貴省曹州府人做了幾樁血案我們同事爲了他不曉挨了多少板子幸虧本府太爺差人到蕪湖聘請來一個同道叫丁

錦柱曉得那人底細纔知道他是北五省有名好手喚做遮天張洪丁錦柱曾經在南京交過手較量本領不相上下那時我們定下包抄之計訪明了張洪的下處預備動手又誰知張洪得着消息先一步走了安慶太爺務必要我們破案我們不得已分了幾路出門領了海捕文書到外省辦案我和丁錦柱是一路到了徐州錦柱說到他家鄉曹州府去打聽叫我動身上濟南沿路訪問預定在黨家莊碰頭錦柱又教我到此地來探訪他叔父能可打動他叔父念頭出來相助一臂之力這事就

容易辦了所以我到此地的昨晚下了店二更過後我就出去暗探因爲客地不敢多走回來時候見自己房間屋上有條黑影一閃我就趕緊兜抄誰知那人的本領在我之上旁邊像背上眼似的一望東一拐下屋去了我追趕下去他一出市梢轉進樹林裏面我不敢冒險依着逢林不追的老話回轉店房一進屋子見傘張在牀上油燈換着蠟台我就曉得有能人到此檢點東西把一角海捕文書失掉納悶到天明正在盤算聽得兄台在外說話我方才明白所以趕緊陪罪請你高抬貴手把

那文書還了我。龍殿臣聽金標講完急道。
事情鬧糟了實不相瞞。足下落店咱就注
意。當你是個歹人。所以在十二號對面九
號裏留神着你的行逕。昨晚二更過後聽
見屋上響聲。我就知道人走了。趕緊踹你
的內盤。但是你床上好端端有個人睡着。
咱自己埋怨自己。瞎眼回到九號裏。頭正
想睡覺。又聽得屋上有聲。二次裏再到足
下房內。傘是咱張的蠟台是咱換的可沒
有拿你東西照足下所說第一次咱聽見
的響聲乃是足下出去咱探咱去瞧見床
上睡着的那個人也許就是偷文書的賊。

人第二次屋上聲音乃是足下二次追人。
出去咱在這個當兒進屋子。可是你的東
西已經丟了吧。郝金標聽見這番話臉上
顏色不對了。從身畔掏出一張梅紅單片。
上書駱莫忠。問訊五個字潦草不堪。授給
殿臣道這是兄臺的大名。麼殿臣接過來
一瞧。連連搖頭道非也。咱叫鐵鞭周殿臣。
金標起身軀歎口氣道罷了罷了懊悔。
不把角勞什子的文書交給了丁錦柱。就
沒有這回亂子。鬧了殿臣道。你說的丁錦
柱那裏人氏。金標無精打采的回答道。那
是泗陽人。殿臣心上一動。再問道。他叫你

打聽他家叔父。但是他叔父叫什麼呢？金標想了一想，道叫做禿頭虎丁大鵬。排行第三殿臣。拍手道：愈談愈親近了！丁大鵬乃是敵業師，原來都不是外人。金標一聽，站起來，深打一拱，道：原來是丁老英雄的高足少敬少敬！但是他老人家耽擱何處，相煩指點，好去求見。或者就可以知道偷文書的賊人。殿臣道：郝兄來得不巧，敵業師爲因祭掃墳墓，再者尋訪他侄子下落，兩月之前動身回泗陽去了。金標頓足道：晦氣晦氣！人倒起靈來，自有這樣的事發生。留得他老人家在此地，我決不會一到。

就去東西殿臣勸道：郝兄不要這樣焦急……正想說出第二句安慰話，外間忽然吵鬧起來。殿臣是店主，東自然格外當心，立刻就跑出去，動問郝金標。一個人未便再坐在裏頭，也跟了出來，到店堂裏瞧瞧。他們倆走出來，一瞧，原來店堂外面來了個抄化和尚，手內拿着一副鏹鉞，乃是廣東式樣，足有車輪大小，在他們店門口擺下。一隻石鼎，約有七八十觔，那和尚生得眉粗目大，散披着蓬鬆頭髮，套着一道紫金箍，面帶兇光，眼含殺氣。他硬要在殿臣

店門口做個化緣歇脚店內伙計。因爲他站在當門有礙營業。所以同他爭吵起來。那和尚非常激賴。叫他換地方。祇要把他的石鼎跌開。他就走了。如若跌不開。非給他二百吊錢。不走。那時殿臣走到外面。問明理由。自己量了一量。工夫把長衣一卸。用足了工勁。故意慌張。張望外一闖。走出門口。嘴裏嚷道。誰把五道廟裏點香。東西擋在我們店門口。罪過。罪過。一面喊着。一面趁勢一掃。蹬腿把那石鼎跌翻。趁勢身子僵下去。將左手提了鼎耳。提起來。望店門左首的荒場上一丟。那和尚站在傍。

側一聲不響。等殿臣把石鼎丢了之後。他就冲着殿臣當面打個問訊。殿臣一呆。金標在門裏頭瞧得清清楚楚。見和尚兩手合攏來。他借着納綴。和手內大鏡鉞的掩護。一條右腿早已提了起來。金標阿嗜一聲。順手在櫃上抓了一方大硯臺。望準那和尚。左邊下三部。拋去。和尚真有能耐。眼睛一瞄。就知道有人暗算。下部那條腳心。腳發不出了。趕緊放平。右足把身子向右邊一閃。那方硯臺却好掉在他的左足旁邊。祇聽碎的一聲。硯石和塔石一碰。火星四射。和尚念了一聲阿彌陀佛。殿臣不是

呆鳥。趕緊身子。望後一退。口內囁道。好和尚。大家暗算。暗算那和尚。停睛把殿臣望了一望。再把門裏邊金標望了一望。說了。一聲。再會。挾着鏹鉞。就望西去。連那石鼎。都不要殿臣回進店門。向金標道謝。那班伙計。還沒有明白。他們爲什麼一個擲硯。臺一個道謝的理由。正在這個當兒。門口馬蹄聲響。又來了兩個人。殿臣用目往外一瞧。頭裏一個少年。不認識後面的人。不是師父丁三獵子。是誰。這一喜。非同小可。趕緊搶步出去。歡迎師父。鄰金標。望那少年一看。也笑道。咦。怎麼錦柱也來了。丁錦。

柱對着金標。正色道。金標。你也太大意。單身落了店。緊要東西。不小心些。隨身帶着。如今丢了。打算怎麼樣呢。丁三獵子也向殿臣道。年輕的人。最忌好勇鬥。很你的工夫。並不在人之下。但是輕易和人家尋覈。真是自尋煩惱。他們叔侄兩人。一開口。把周鄰二人說住了。當下一到裏邊。金標就哀求錦柱。設法先追回那角公文。三獵子說道。你們莫忙。我來說給你們聽。一面說着。一面從懷裏掏出一張紙來。金標一瞧。就是自己失去那張安慶府海捕公文。心上更加納悶。想不要他們昨宵來同我。

開頑笑我追的那條黑影就是他們叔侄。吧。回頭仔細一想影子長短不對但是這角文書怎麼會到他們手內呢三獵子道我自離開此地回到家鄉找尋侄兒不着好容易打聽得到在蕪湖當差消息我就趕到蕪湖一打聽上了安慶我就上安慶到了安慶又得信開差到山東我想同侄兒沒有見面之緣祇好罷了我一個人逢山游山遇水玩水大寬轉兜過來無意之中和侄兒遇見他打聽得遮天張洪有個女人住在臨城縣所以也望這邊來同我遇到我說齊村有個徒弟在那裏而且是

個武舉不如去招呼了好歹多一條膀子我們是昨天晚上到的我特地要試殿臣本領所以黑夜從屋上進來進來的時節剛遇金標出去我家侄兒說這是同來的伙伴不知道他上那裏我就叫侄兒暗中保護着我自己借金標的床躺一回養養神誰知一躺下去就聽得窗外有聲偷目一瞧却是殿臣望屋裏瞧了一瞧仍舊回了上去我想睡在此地不好站起來望外想走又聽屋上有聲我就趕緊扒在床下進來的却是個披髮頭陀我冷眼觀他把金標的行李搜索一回回頭在傘裏邊搜

去……金標忍不住問道。那頭陀敢是叫駱英忠殿臣道適纔店門口抄化的頭陀就是麼了三獵子道正是他可是他和遮天張洪在一塊金標的行逕早被他們窺破今宵一定要來報仇論這兩個賊人的本領在你們之上一時恐怕要中他們的暗算了。

着一張紙兒他非常歡喜隨在身畔拿出一張紙兒在傘裏頭一擋回頭要想走怎麼又不走把手內那張紙兒在檯上一放把傘去安放原處其時屋上隱隱有聲他回過頭去聽屋上聲息我在床底下竄出去抓了檯上東西往外就跑那頭陀趕緊追出來我已經上屋望黑暗裏一避那頭陀追上來瞧我不見忽然間頭陀側首起了兩條黑影我一量身材料是金標和怪兒那頭陀就跑了一條黑影跟了下去我就照呼了怪兒暗中也跟隨着親見那頭陀進樹林金標不追我們却代勞追了下

記齊村三義店 姚民哀

(下)

殿臣和金標聽了三獵子一番說話。雖然說視死如歸。並不是怕死。到是彼此有半世英名。看上去難以保全。不知不覺四隻眼珠子多停住了。還是殿臣有主見。先開口問道：「師父昨夜下半夜擔擋什麼地方？」
你
們
叔
姪
倆
追
趕
賊
人
追
趕
到
那
裏
爲
止
從
那
裏
看
來
那
賊
人
一
定
要
報
讐
三
獵
子
鼻
子
裏
哼
了
兩
哼
歎
了
一
口
氣
道
怪
不

得你們路沒跑多少。也不明白江湖上道理。你做了那駱頭陀在店門口當着許多。人丟了一個臉。你打算怎麼樣。人心一體。況且在外面走跳板的全靠一些把勢。今天被你斷了他的路。他那有不和你拚的道理。不說旁人。你當初爲甚要白天吃了虧。晚上到俺店裏尋事呢。殿臣聽見提起前情。漲紅了臉。不則聲。三獵子道：「咱和錦柱倆昨天追赶到駱英忠老是跟在他後面。不曉得跑了多少路。拐了多少彎。他的工夫真有臉。我們夜行工夫自己覺得不算壞。無論如何總離着他三尺地。回頭一

翻眼人影不見了我們就找着路旁一所廟宇打算度到天明回來告訴你們越牆進去那是一座枯廟正殿供的神像髣髴是羅士信老爺我們就在神像萬年台旁側歇下了不滿半個更次忽然聽得牆外有拍掌聲音東首廊內放了許多棺材有一口忽然棺蓋一動鑽出個人來那時牆上也越進一個人來聽他們一談話原來一個是張洪一個是駱英忠依張洪說連夜就要來結果金標的英忠說此地還有能人方才有兩條黑影趕我工夫不在你我之下待明天去問過了信再作計較

我們聽得清清楚楚一夜不敢合眼看他們兩人多把棺材當床鋪大約是人家寄在那裏的壽材好在有幾口已經裝人的所以容易遮人耳目那賊就把他作了公館依我的意思等待東方發白我們倆一人管一口把棺材蓋推上了縫完事錦柱說一來安慶要張洪活口歸案二來這樣說的辦要被江湖人說小刁撲死老虎名譽有關還是獻些能耐較量較量我們到四更多天就離開了羅爺廟等那賊子出來暗中動手誰知駱英忠並不是出家人不曉得怎樣扮了一個頭陀張洪也改作了

一個乞丐多被他們矇過了眼到了村集。我們一直躡緝過來一進村口就聽見殿臣在店門口的事情我們還想掩過來抓着了姓駱的在他身上要張洪的下落那裏知道我們從東首來他已經望西掉到了從幾方面看起來他們焉肯就此罷休的麼錦柱道閒言少講爲今之計大家速即整備好在他和三叔還沒有漏臉論不定可以一仗成功當下殿臣關切內外不要聲張丁師父已經到了三獵子吩咐端正二三十匹白布兩頭用短樹棍做了天地軸沿牆壁去埋着又吩咐店中所有做

手到晚上預備長短傢伙鎗鈎繩索牆外事情吩咐丁錦柱當心前院郝金標負責任後院周殿臣負責任丁三獵子自己來往梭巡大家多用足精神準備晚上拿賊因爲賊人夜行工夫好所以牆壁邊用白布去綁下三部

又誰知那天晚上一毫動靜沒有大家空守了一夜接連三天沒有消息防守的人懈怠了許多到第四天晚上那般伙計背上沒有好好兒睡覺多是那老獵子出的歹主意連累大家不安逸所以那天簡直

偷睡的多防守的少。祇有二獵子叔姪二
人還是精神抖擻一毫不肯鬆勁。金標是
自己公事當然也不能睡。殿臣表面上雖
然沒獻出什麼來心上暗忖那兩個毛賊
一定知道他們叔姪倆在此多分嚇跑的。
了一到二更三獵子和錦柱出去梭巡了
一回回到屋子裏殿臣打了一個呵欠。低
低道大約今晚又不來了話沒說話。祇聽
屋上骨碌一聲接着一個石子聲音掉在
隔壁院子的天井裏。郝金標究竟有些資
格曉得這是投石問信。趕緊把屋內的火
吹息了順手拿了一柄軟索錘。望外就聞

丁錦柱一個箭步竄到那屋子後窗跟首
身子望下一蹲同猴子一樣已經跳出後
戶上屋去了。周殿臣還沒有明白糊裏糊
塗拿了那條軟鞭跟着金標望院子裏去。
一脚剛跨出門口三獵子忽然跑在他身
後。用手在肩上一拔。殿臣冷不防。望後栽
了一個筋斗。心想師父幹麼。那時祇覺得
亮颼颼一件東西在上面哧的一聲飛過。
在那屋子門上拍一聲射住了。方始明白
是賊人放的暗兵刃。自己來不及躲避。所
以三獵子扳吾一交。讓過那件東西。金標
在天井裏正想上屋。覺得肩頭上一塊石。

子。般。東。西。早。已。到。了。趕。緊。望。旁。邊。一。閃。下。
面。被。什。麼。東。西。一。絆。也。跌。了。一。交。跌。下。去。
的。時。候。手。中。那。柄。軟。索。錘。被。誰。夾。手。奪。了。
去。嘩。喇。一。聲。那。錘。頭。已。經。直。奔。屋。上。那。賊。
金。標。在。地。下。也。明。白。是。被。三。獵。子。絆。跌。一。
交。借。錘。打。賊。人。正。想。扒。起。來。屋。上。的。賊。人。
望。地。上。直。跌。下。來。了。金。標。看。得。真。切。索。信。
不。扒。起。來。在。地。下。滾。過。去。骰。得。到。用。手。把。
賊。子。的。腿。一。拉。那。賊。本。來。在。屋。上。對。準。了。
屋。子。門。口。發。暗。器。滿。想。了一。個。打。一。個。第。
一。鑣。打。殿。臣。殿。臣。一。栽。筋。斗。打。在。門。上。第。
二。塊。飛。錘。石。打。金。標。金。標。躲。過。第。三。支。鐵。

摸。摸。正。望。丁。獵。三。子。打。去。傢。伙。沒。出。手。不。
料。自。己。身。後。已。着。了。丁。錦。柱。一。拳。想。要。回。
手。打。身。後。之。人。錦。柱。望。準。臂。尖。上。一。腿。總。
算。他。有。能。耐。借。勢。望。下。便。竄。不。致。滾。下。屋。
來。誰。知。下。面。丁。三。獵。子。的。軟。索。錘。已。經。發。
了。那。賊。本。來。是。燕。子。穿。簾。式。下。地。可。正。迎。
着。那。錘。頭。阿。唷。一。聲。望。刺。斜。裏。落。地。躲。是。
實。在。躲。不。過。的。一。來。丁。三。的。工。夫。好。二。
來。軟。索。錘。能。收。能。放。手。內。緊。一。緊。望。準。賊。
的。肩。窩。打。一。下。那。賊。兩。足。剛。點。地。已。帶。
了。傷。論。他。工。夫。還。可。以。掙。扎。又。誰。知。地。下。
還。有。一。個。郝。金。標。用。盡。平。生。之。力。他。兩。腿。

一抱。喝聲下來吧。那賊。嘆。喀。一聲也栽倒。在地。忍着痛。把腿一縮。兩手一揮。金標幾乎。脫手。殿臣也。赶了過來。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鞭來。在那賊背上。很命的鞭着。那賊方才吼叫驚動。店內伙計。趕緊抄傢伙。取亮子。喝捉賊。奔到院子內。一瞧。丁錦柱也從屋上下來。把賊捆扎好了。拖進屋子。一看。原來是遮天張洪。

三獵子歎口氣道。好掙手慚愧。我們四個人。祇捉了他一個。這樣本領爲甚要做這下作勾當呢。話未說完。伙計忽然嚷起來。後邊馬棚走水。殿臣趕緊招呼救火。三獵子把鼻子一嗅。說聲不好。有硫黃味道。這是調虎離山。顧不得江湖義氣了。吩咐郝金標拿小刀子。把張洪腿上的筋挑斷兩根。然後一起到後面救火。幸虧人多手笨。沒鬧成大亂子。回到屋子裏。一瞧。躺在血泊裏的張洪身上的繩索。多已斷了。實在斷了脚筋。不能走路。再者痛得發暈時候。救他的人。恐費了一番手脚。祇好丟了他。走了三獵子道。如何我早就料到這一層。現在張洪成了廢物。路上不妨事的了。明天金標到臨城縣請幾名民壯押着他回安慶。消案。那駱英忠與我們沒甚相干。由

他去吧。錦柱蕪湖那個差使可以丟也就丟了吧。仍舊在此幫我開酒店。還得提防張洪的朋友報這家讐。恨單放殿臣一個。人萬萬不是他們對手。我們還得有始有終哩。郝金標聽了這句話。忽地跪在三獵子面前。說安慶的事情。請臨城縣裏提解。我跟隨三叔大哥辦了這件案。江湖上結下一個冤仇。以後更加難辦哩。我想私自回去繳了文書辭掉快壯把家眷一起搬到此間拜你老人家做了師傅。情願在此耕田爲活。一來大家有些帮助。二來保我下半世全屍壽終。不然我辦了這樁案。

就算張洪一黨不報我的仇。別地方出了重案子。打定我辦過這樣案的移提過去。代辦不是早晚就送在盜賊手裏了。三獵子始而不答。應收羅門下。後來見金標說得可憐。也就答應了一到第二天。金標到臨城縣衙門裏投了公事。知縣立刻照會城守營守備派人到齊村提了張洪去。問過一堂。釘鏹寄監隔不多時。等安慶公事來了。提解完案。金標果然私下江南到安慶。消差辭職。搬了家眷到齊村居住。但是在路上被人擲了一個石灰包。右眼睛竟然被人損瞎。不過說不定是張洪另外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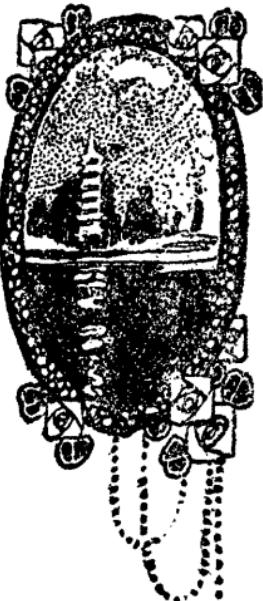
友做的呢還是仍舊駱英忠做的金標是做廚子出身而且有個妹子也很能幹了三獵子一見合式就定了他做姪媳婦周殿臣借出些資本來在齊村開了一爿大酒店三個人很講得投機效學漢朝時候劉關張宋朝時候柴趙鄭把店名多稱做三義店關切後人不能更改的。

民國十一年三月廿九的晚上我（著者自謂）聽了齊村三義店客寓掌櫃姓郝的一番說話方才明白這村上無大無小的店名都是三義兩個字不過那郝掌櫃說我是郝金標的後人現在村上開三義

店的也有不姓丁不姓周別姓人冒牌了講到義氣這句話更不用說哩能可誰不碰誰已經算了那義字真個掛掛招牌而已當時姓郝的講演這段歷史一面抽大煙一面還做許多把勢精神多好可惜有些地方我的筆上寫不出來如果能照郝掌櫃所談所演的情形描寫得出一定有精神現在祇好算在北京天橋講評話的王傑魁講了一回小五義罷了

孤塔三頭記

姚民哀



中國版圖之內最大的省區除了蒙藏之外當然要算到四川。四川是東界湖北、南接滇黔、西鄰西藏、北通陝甘。一省的土地面積有二十餘萬方里之大。一省的戶口約七千萬餘家之多。而且土地沃饒、河流便利。天產豐富，產出米、蔗、白蠟、藍靛、茶葉及各種藥材之外，再有生絲、綢緞、砂糖、棉布等。又為產鹽最盛之地。氣候溫和，地大物博，所以自古即有天府之稱。那條佔世界歷史上重大價值的揚子江，橫貫全省縱線，界內又有雅礱、岷沱、嘉陵四條大江支流溉灌。四川的名稱就是從這四條大川而定。實在是箇好地方。若是中國將來工業進步，商業發達，先把四川水陸交通辦得一年到頭通行無阻，再把各山的礦脈找到了，慢慢地開墾起來，更要比現在好上幾倍。小子成都不會去過。民國十二年陰曆三月裏和一箇湖北漢川人姓林的一同從上海動身到過重慶，看了三國志上這就是張魯所守的東川。由重慶到成都分水旱兩

道。水。道。是。從。重。慶。搭。船。經。江。津。油。溪。中。白。沙。朱。家。沱。合。江。瀘。州。納。溪。江。安。南。溪。李。莊。等。處。到。了。敍。府。再。由。敍。府。轉。船。走。犍。爲。竹。根。灘。到。嘉。定。那。麼。或。者。起。陸。經。井。研。仁。壽。藉。田。鋪。到。成。都。或。者。僱。了。民。船。經。青。神。眉。州。彭。山。等。縣。仍。由。水。道。到。成。都。一。共。有。一。千。五。百。餘。里。到。了。嘉。定。起。旱。遠。遠。上。三。四。十。里。可。惜。每。年。祇。有。五。六。七。三。箇。月。通。航。除。了。這。三。箇。月。祇。好。到。了。重。慶。一。逕。陸。行。分。東。北。兩。條。路。東。路。是。出。重。慶。通。遠。門。經。走。馬。崗。永。川。榮。昌。隆。昌。內。江。資。州。資。陽。簡。州。龍。泉。驛。等。地。達。成。都。路。約。一。千。里。有。零。北。路。是。由。重。慶。渡。嘉。陵。江。至。江。北。縣。經。土。沱。沙。溪。廟。合。州。安。居。塘。壩。姚。市。分。水。嶺。童。家。壩。簡。州。石。橋。井。石。盤。壩。茶。店。子。龍。泉。驛。到。成。都。路。共。九。百。里。有。零。這。一。條。算。最。近。的。路。了。不。過。從。古。以。來。有。兩。句。老。話。叫。做。『天。下。未。亂。四。川。先。亂。天。下。已。平。四。川。未。平。』我。和。姓。林。的。就。爲。了。路。上。不。太。平。所。以。到。得。重。慶。卻。沒。有。往。成。都。去。我。們。到。川。裏。並。不。是。專。爲。游。歷。而。去。因。浙。江。首。省。先。創。行。了。香。煙。特。稅。另。外。有。箇。朋。友。知。道。這。姓。林。的。跟。湖。北。軍。政。兩。界。的。四。金。剛。什。麼。唐。春。鵬。石。星。川。蔡。漢。卿。等。都。是。同。學。故。此。招。呼。他。上。湖。北。預。備。向。蕭。珩。珊。建。議。也。倣。浙。江。辦。法。舉。行。香。煙。特。稅。我。和。姓。林。的。和。那。創。議。赴。鄂。之。人。兩。方。都。是。熟。人。故。此。我。便。陪。了。姓。林。的。一。同。搭。船。至。漢。不。料。我。們。到。得。武。漢。那。鄂。省。政。府。爲。因。省。軍。軍。費。支。絀。已。經。由。督。署。參。謀。長。張。聯。棻。和。勞。副。官。長。潘。（守。蒸。）寇。（英。傑。）劉。

(之龍)宋(大需)張(允明)五旅長聯名請願以補助省軍費爲名早已著交財廳長郭幹丞遴選能員試辦的了我們去遲一步變做空走了這一趟一時又不願便回上海卻巧有箇安徽人姓張的給我們介紹認識了一家銀行內的熊姓行長熊君是四川人光復那年蒲殿俊做四川都督他是一等一的紅人到了現在雖不及老蒲在川時候有勢力可是楊森跟前還能彀說話和熊克武又是自族確是在桑梓間具有實力的旅外紳士他聽到了我們到漢的初意便勸我們入川游說一面寫介紹信給我們一面由他出面打密電給袁(祖銘)劉(湘)楊(森)鄧(錫侯)諸人並且由他替我們打好船票送我到宜昌換船抵重慶他說一到重慶各軍正愁羅掘乏術軍餉拮据君等去獻這箇條陳包管立刻就會開辦至於西川一部份曹擗一擗如果袁楊優勝自然全省開辦若是相持局面那麼先把東川諸縣辦好了再說萬一敵族弟佔了優勝(其時熊尙與劉成勳主治西川軍政諸務)祇要我們辦得成績好總之無論那方得勢我們總是代他們弄幾文支配支餉精不是伸手向他們要錢自己漂亮一些萬不會發生危險也不愁敵族弟不保畱這箇機關我們聽他言之有理所以動身西上那時候的援川軍正在第一次得勝當兒楊森軍隊本來在萬縣誓師先發一鼓連下忠州酆都涪州長壽諸縣唾手而得重慶不料我

們踏到重慶條陳未上適逢熊劉會師反攻那黔軍周西成也從南岸海棠溪反戈響應援川軍。第二次敗到宜昌我們性命幾乎喪在亂軍之中避到江津縣所轄的貓兒峽鄉村內足足躲了一箇多月意懶心灰再也。不願到成都就急急東下回滬了在那我們西上時節沿途有姓熊的代爲招呼很覺舒服後來東下局勢不同我們未動身之前非常的擔憂不料合著江湖上『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兩句成語非但依舊安然出峽還得著一篇武俠小說資料所以我要做這篇孤塔三頭記卻不能不先把我的親身所歷的經過事實先詳細寫上然後再接到孤塔三頭記的本文上去如今閒文結束要述本篇正傳了。

卻說江津縣所轄的貓兒峽地方乃是在重慶之南挺生在揚子江綦江交流之處峽裏頭有雙游子峯窩子兩箇險灘峽裏之內有箇村落喚做金家堡堡內四百多家居戶有大一半姓金都在廣興場真武場仁沱場燒鹽爲業堡內並無市面若要置辦日用雜物迺是上江口鎮購買的川省鄉鎮大概都是聚族而居年紀未滿四十歲照例要到外間去謀事四十歲以後方准回到本鄉安居受附近竈戶僱用博資糊口若是不滿四十歲便想做竈戶僱工賺安逸工資要被合堡之人瞧不起譏諷他枉爲男兒沒有大志連求親都難求所以年輕之人都不在本堡做事要在外謀生不過名爲出外並非真的著天飛去四川全省向

來盜賊遍地所有鄉村鎮堡都組織保衛團採用軍隊編制及訓練方法處處如是那麼甲堡的青年投到乙堡去當園丁便算出門謀事乙堡的青年又投到丙堡去丙堡的青年卻投到甲堡來據云真正盜賊像臨城孫美瑤一流人物實在沒有大都甲堡的青年投到了乙堡三年園丁當過後深知乙堡居戶內容誰富誰貧便私下約了本堡的莠民到來打劫那丙堡青年對於甲堡亦然如是所以弄得萑苻不靜表面上居然組團保衛內容不啻開門揖盜互相投効連環劫掠因此上四川永遠不會有太平日子一堡之內有一箇堡長主理合堡事務發號施令簡直和土皇帝一般如果資望殷了不但管理一堡竟會一箇人管十幾堡那金家堡堡長就一人要兼管十七堡事務此人姓劉劉姓本是四川大族土人稱爲皇帝本家大約都是蜀漢先主的後裔出身是鹽津老鴉灘人向以販鹽爲業曾經爲了代人抱不平去管一件閒事性命幾乎斷送受法律裁判後來出獄之後便勘破紅塵親到峨嵋山真武廟內出家做道士法名守三他的氣力比常人大些那四川的販鹽是用簍子裝著挑的每簍重一百五六十斤尋常人兩人揷一簍尚且三步一歇四步一停劉守三一人能挑四簍無論高坡窄道他挑著一口氣可走二里路祇換一換肩可見他的蠻力非凡自從他到了峨嵋出家之後自己常常可惜自己一身筋骨要閒散掉了所以他常去和一箇燒

火道人搶挑水借此熬練熬練氣力不捨得放他散工那燒火道人年近花甲骨瘦如柴平地上走路要愁被風吹倒照理劉守三替他挑水真是求之不得誰料那燒火道人也有些古怪非但不謝守三並且嫌他多事常常跟守三倆賭挑水守三力氣雖大挑水卻挑不過這老道幸虧他還有眼睛識得這老道不是尋常之輩便要拜他爲師要求他指教內工老道始而不肯承認一口回絕經不起守三再三再四的苦求老道又有意試了他幾次守三卻都能忍耐還是求他收畱門下老道見回報不掉試驗不穿對於守三的聰力也早存憐惜之意故便勉強承認下來原來他們道家裏頭研究拳棒也和僧人一樣支派嚴明釋教裏頭的武士道不是有少林法華大相國寺三派之分這是人人知道的他們道教裏頭原也有崆峒龍門兩派的區別這燒火道人的來歷非同小可道行著實不淺乃是龍門法派中的分派叫做華陽支的正一護法龍虎真人龍門法派的鼻祖就是元朝的邱長春邱長春在陝西王刁山修練王刁山在華陰縣太華山之東那山的面積不大可是奇峻拔除了華岳之外西北衆山皆不能及真幽奇清秀那開山鼻祖二人豹相搏鷹蛇互擊風盪古松泉排深澗邱便忽有所悟擎來化做他拳法完全是從實化虛第一步是描摹一箇姓王一箇姓刁所以叫做王刁山邱長春隱居在這山內足足十四年沒有離開半步親見山內的虎豹相搏鷹蛇互擊風盪古松泉排深澗邱便忽有所悟擎來化做他拳法完全是從實化虛第一步是描摹

形狀第二派是參加己義成立門步現在日本武士道拚命要學我國的形義拳就是從這龍門法派內嬗變出來的邱長春功行圓滿便下了王刁山雲遊天下結果借在北京白雲觀解脫飛昇他一生收了一箇徒弟親定了二十箇字的字輩喚做「道德通玄靜真常守太清一陽來復本合教永眞明」吩咐二十箇字用完重又倒過再用用時須按住法名之上本姓之下暗藏天地循環生生不息的意思傳到明末清初第廿六代真字輩裏頭有箇滿洲人馬真一當時都叫他馬顛仙就把邱長春的龍門法派衍傳到關外奉吉黑新蒙青藏等七處地方去因為他自己姓馬暮年又寄居庫倫地方乃是產馬之區便又加了十七手馬上工夫在馬真一初心這一路新發明馬步拳法不願意再傳進中原不料被貼身伺奉的一箇小道童論行輩已是馬真一的玄徒孫叫做王太靈偷學了去仍舊傳進了關內教了兩箇在家朋友一箇常州人姓白一箇南京人姓甘自己沒活滿五十歲他們龍門法派規矩自己不到知非之年不能收徒弟所以他自己犯了不起之症後索性把一身能耐統教給了那箇常州人姓白的不過有交換條件將來要代他收的靈前徒弟後來一想不好如此變通辦法要被人議論我存私負友王家學的本領依然還給他們王家

纔對故而親到王太靈的家鄉四川華陽縣王家堡訪著了一箇孩子把太靈所教的武技都傳授給了這孩子他教練親生兒子白泰官曾畱下一記合掌陰陽手毒門沒有教獨有教這王姓孩子罄已所能統都教授功行圓滿便替這孩子定了箇清正法名算是報答亡友恩德那王清正生長在傍山近水之區學會了這身本事加練了幾年又添出在水內的龍蠶十八手其名龍吞勁又叫蝦蟆工索性改名叫華陽系本來龍門法派在邱長春之前祇有一支太華係供奉陳搏老祖做鼻祖的自從邱長春一派出世叫做王刁系供奉邱做老祖爺的如今王清正也不分正供配饗把陳邱二祖一樣尊重後來知道恩師白常州死了因為他是隔教不能和陳邱二祖供在一起所以另外設案名喚門外祖師爺（按今青幫中之供設祖師神位卽依華陽系傳派者）那箇燒火道人便是王清正的第五代徒孫法名葉本源劉守三福至心靈總算沒有交臂錯過這學道機會跟葉本源學了七年工夫練就一身水旱軟硬工勁雖不見得無敵於天下可是 在這道門武技之中像守三那樣算得一條手了後來本源羽化後守三如喪考妣誠心守滿了三年服制纔下峨嵋朝山訪友因為他有從前那件事情義聲四播到處有人歡迎守三自己忽然覺悟如此行為失了道家本色過分招搖連師父在天之靈也不安逸故而便隱到貓兒峽金家堡韜光斂跡無奈聞名

欽慕之人太多。越是如此。越是在名重一時。守三隱在金家堡。不滿一年。索性堡內之人推他做了堡長。附近各堡得了信。也都來請他照顧。大小一共有十七箇土堡。都邀守三做堡長。守三不能拒絕。便改變方鍼口。答應擔任做堡長。卻不辦事。挂一箇名罷了一切堡務。他另外委堡內通達時務。有才幹的人做他全權代表。所以他名爲十七堡的堡長。本身仍極清閒。無事住在金家堡桓侯廟內練他的工夫。燒他的信香。唸他的黃庭經。關緊廟門。什麼俗事都不管。保全他出家人本色。

在金家堡東堡門外。有一座石塔。形式和武昌黃鶴樓面前的那座諸葛燈相類。不過要高一點據說。也是諸葛亮當年所築。裏頭按著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位次正中。按著一隻晝夜長明。不熄燈。至今還沒有熄哩。這種話真是齊東野語。荒誕不經。令人聽了掌不住要笑出來。大約這種建築物或許是諸葛忠武所造。從武昌溯江西上。無論縣城鄉鎮。就是荒山孤嶺之上。也時時發見此種奇異的古代建築品。揣想上去。總和烽火墩相似。於軍事有益的一種標幟罷了。我們江蘇不是蘇州城內。也有『七塔八幢九饅頭』的一句老話。那一種東西不能算塔。就是石幢石饅頭之類。聽川鄂兩省人說。自夏口到成都。一共有五千零四十八隻諸葛燈。這燈字想是墩字之誤。也沒有人留心實地調查過。從武漢三鎮到川省省城。是否有這一

藏。（佛經以藏數計每藏五千零四十八卷）確數的諸葛墩始終沒見人發表過詳確統計表冊那金家堡東的一座想必亦在那五千零四十八座之內不過年久代遠四隻角已經闕掉了一角絕妙的古蹟坐落在這峽嶧鄉村地方就比不上黃鶴樓頭的那一座時時有人憑弔摩挲此地的一座簡直沒有人注意過除非春時秋候不暖不寒的天氣堡內的小孩兒跑來攀登縱跳胡鬧一回一箇不畱神臨走時還大家遺一泡溺在石墩上頭算是臨別紀念哩同一古代建築落地倒也要緊這是天演一件極不平的事情有心人對此也難禁感歎那一年是前清宣統辛亥年的秋天爲著川漢鐵路風潮鬧將起來把一箇查辦欽差滿洲才子端午橋一箇欽命四川總督東三省屠夫趙爾豐兩條性命生生革掉川省就亂起來了幸虧金家堡地處叢山之內雖不能算是避秦勝地幸虧劉守三調度有方凡是 he 所統轄的各堡內居戶富者出資貧者捨力聯合了同心防禦守三自己常常出去和各方聯歡恩威兼施盜匪相戒莫犯微倖沒受著重大損失因此綦江合江永川三縣屬的鄉民都紛紛遷徙到金家堡來保眼前太平但是堡內房屋有限一時容納不下外來居戶祇好設法在堡外建造新屋把堡址推廣卻巧距離石塔一箭多路有一塊山地方圓面積約有五畝不到地步那是金家堡的公產那代理堡長職務的金好人建議想把這空地起蓋房。

屋租賃給他，堡搬來之人居住。劉守三也贊成此法。正要破土興工，忽然又遷來了一家富家，看中了這處地，獨自出資買去，依守三主張，不要賣給他。金奸人說有錢不拏，也是呆我們正愁建屋乏資，如今收了此款空地，尙多好。另行擇地再造那人買了去，便建了一所大莊院。始而別人祇曉得這是北京人姓李，爲因避亂到此隱居。後來又從李家下人口內傳出來的消息，方知是滿洲人就在成都旗營內（現已改爲少城公園）做官，而且品級很大，爲因光復了他纔捆載宦囊，躲到這鄉僻地方預備老死。此間好在堡內人也不計論種族問題，照常相安無事。誰知三箇月後，那李家人見金家堡鄉民忠厚，容易欺誘，又在這天高皇帝遠，青天沒有箬帽大的山村地方，竟又故態復萌，橫行不法，魚肉鄉民，起來不上六箇月，堡民對於李家都怨聲載道，恨如切骨。跟他們爲難打架，偏偏李家那般下人都會幾下拳腳，打他們不過，舌戰吧，強詞奪理，又說他們不過，並且李家人勾結了堡內莠民，開場聚賭，強賒硬買，無惡不作，無所不爲。那般公正堡民便正式去要求劉守三作主，守三道：我早就料到有今日，你們不該貪他些地價，致有今日的懊悔。不過天數注定，我不便干涉此事，好在惡貫滿盈之日就在目前，早晚有人來代我們除害，至於我呢，跟這家人家有一點小淵源，非但不下令逐客，或者還要替他解冤釋劫。此刻卻尙未到我出頭日子哩。那般請。

願的人徒勞唇舌無論如何說法守三總不肯出頭說也古怪如是者又過了不到二箇月那金家堡東的石塔角上那一天忽然發現了兩箇人頭懸挂。在那裏自然驚動全堡人民都來辨認卻不是別人就是塔旁那家大戶李松藩夫婦兩人的首級李松藩在前清官階實在不小他是滿洲鑲藍旗人武功郡王禮敦巴圖魯後裔的確是紅帶子宗室由充當健銳營甲喇章京（按即漢職之參將）出身陞盛京旗營梅勒章京（與漢職副將等）調防荊州防營牛彙額貞（漢名佐領）因為打聽得四川防營出息比荊州優肥特地走了慶親王奕劻的門路擢補成都防營甲喇額貞（漢名參領）到了四川省已經近三十年光復之際他已陞做蘇章京護理梅勒額貞加遇缺即補固山額貞銜了（即漢名護軍統領副都統都統三官階名稱）宦囊著實豐富川省革命軍興的當兒不是有過一句是滿人都要殺戮的謠傳他滿洲名字叫忠澤至此忙改了箇李松藩名字充做漢人推說原籍北京逃到金家堡購地造屋自己年紀已經近六也不想出仕民國準備終老此鄉初不料他到金家堡來三年未滿斷送老命連累堡長劉守三代他奔波一回找尋仇人雪恨哩。

距離李松藩慘遭暗殺的前二十七年其時李松藩尚是叫忠澤時代剛運動成熟從荊州調到成都聖

旨上頭載明毋庸來京陞見迅卽赴成都甲喇額貞新任所以他交卸了荊州任務帶著家眷由鄂西利川進川省省界走龍騎壩到萬縣方纔搭輪船上省其時他已有兩箇姨太太親生兒女沒有祇有他正室顏氏在盛京螟蛉一箇顏姓妞妞（漢人姑娘之稱）取名珍姑娘那時已經十九歲了顏氏愛如己出他第二箇姨太太乃是在沙市鑿子內娶的那回搭的輪船上一箇二買辦叫陳小眼兒和忠澤的二姨太卻是舊相識其時適逢五月月杪天氣很熱那二姨太借著乘涼爲名跑到甲板上跟陳小眼敍起舊時情愛來不料被珍姑娘溜了眼二姨太情虛膽怯便生了殺珍滅口的心念第二天船到忠州宿夜（川江夜不見水航行者例須宿夜）二姨太有意拉著珍姑娘伴伊上岸遊覽待得回船之際天將昏黑把珍姑娘擠到了川江內去隨從上岸的兩箇媽子一來都是二姨太生意上帶來的當然是伊的心腹內容都已明白再者二姨太那時正寵擅專房一箇是無財無權寄人簷下的薄命女兒平日間珍姑娘因這二箇媽子是煙花隊中人物說話都不願意跟伊們說到了這時候公報私仇自顧自跟著二姨太下船並不理會珍姑娘落水但是岸上有人就是船上也有局外之人見人落水自然喊叫起來端正燈球火把爭先照看雖則明知東流水急人要是掉了下去若是不被峽石阻住大約今晚落水到明天天明一定奈過宜昌的了但是

手續上應該如此措辦在這當兒甲板上卻巧有兩箇長壽縣的學生肄業在武昌兩湖書院適逢放了暑假回去一箇姓喻一箇姓孫那姓孫的好水性和姓喻倆生平最好的朋友同行同止而且姓喻的家道寒酸上湖北讀書的學費尚是姓孫的一人擔任他們倆正在甲板乘涼倚闌憑眺時候將要斷黑微光尚有一點驟地見一箇女子失足掉下江去姓孫的少年氣勇一面脫長衫一面叫喚同學快些把闌干上的救生圈解下來丟下去等待說完他自己一躍下水好在是在靠岸的一邊仗著自己入水能張目救人緊也不顧其他姓喻的呢自然忙去解下救生圈即使拋下去幸虧珍姑娘命不該絕在跳板上被擠下水伊的一條辮子不知怎樣去繞在第二條纜繩之上將伊的身子雖浸在水卻好似弔了起來般所以尙沒水的手內便受孫家的照應一直傳到他手內平日裏借錢貸米合會勸捐之事常有不奇並且他出來做生意爸爸用鋼鋸鋸斷的了誰割的呢就是那箇二買辦陳小眼兒他也是長壽縣人和孫家帶一些姻誼從他的爸爸曾託孫家保薦過三次卻爲狂嫖浪賭頂用客帳辭歇出來連累保人賠錢三次皆是如此這一回到輪船

上做生意。又要叫孫家擔保。其時孫家老當家死了。主權都操在那下水救人。的那箇小當家之手。有鑒陳小眼連拆三次爛污。所以婉言拒絕。今天事有湊巧。衆人一嚷救人。自然船上職員責任所關。也當出來指揮。陳小眼適在領港房間內抽鴉片。聽見人聲嘈雜。他丢了煙槍。慢騰騰走出來。一問方知落水女子是四號大菜閻忠大人。的小姐。始而心上一跳。及至聽見有他們二姨太太在一起的話。心內暗忖道。莫非爲了昨晚之事。伊下毒手。滅活口麼。那麼但願這丫頭救不起。猛擡頭瞧過去。卻見有人跳下去。援救。又有人解那救生圈。小眼認得是小孫小喻。倆忽然想到小孫不肯作保的仇恨。頓動殺機。便伸手在袋內摸出一柄德國貨工匠所用的純鋼八件洋刀。這刀和小的鑽鋸剪刺諸件合製在一處。一物有七八樣用途。凡是廠家火車上輪船上生活的人。大概都備有此刀。小眼摸了出來。把其中最鋒利的一把小鋼鋸攀了起來。再望前瞧去。那姓喻的丟了兩箇救生圈。全神貫注在下邊。不料小眼踱過去。表面上也似朝下觀看。人救了起來。沒有實在他側身遮蔽了。擎鋼鋸之手用力把一條救生圈的繩鋸斷順手一鬆。把那純鋼八件也丟了下去。一瞧。下邊那女子已經出險。小眼故意說道。還好還好。自顧自再到領港房內抽他的大煙。可憐在水內的孫姓少年。那裏明白其中道理。所有岸上船上諸人。祇願了珍姑娘。一聽是大菜閻客人的小姐。

知道是官宦千金都想特別賞封。大家亂搶這件功劳。先用笆斗翻了過來。把珍姑娘身子覆在笆斗底上。而且要把笆斗底對準了落水者的眉腹兩部。好比反擺元寶式讓伊喝的水都吐了出來。一面到大菜間內招呼忠家派女下人出來。將珍姑娘扶進去。然後跟隨進去討賞。誰再想著水內尙有一箇人哩。孫姓少年終究書生文弱下來的時節。一股勇氣如今知道自己撈著的救生圈繩斷沒中用。忙游泳到船邊用力極喊無如船上人聲嘈雜竟沒人聽見。偏偏江水又深。姓孫的一時踏不著底。叫喊之際吸了幾口水進去。一回頭見船上火光漸漸減少。心內又著急。要扒又扒不起來。偏偏腳底下又被浸在水內的那一段纜繩一絆。冷不防身子一橫。卻橫到了船底下去。憑你好水性也無能爲力。可憐一箇見義勇爲的俠少年爲了一救人卻斷送自己性命。專待身子橫了不到五分鐘。已隨波逐浪往下遊飄去了。船上姓喻的眼巴巴見落水女人被救以爲孫同學也上船的了。忙著收拾了他的長衫下甲板往人圍裏去找尋。無奈一船的人差不多此刻都聚在那一處。瞧熱鬧擁擠不堪。好不容易擠進去一看。不見孫同學又擠出來到船舷邊聽聽沒聲息。喊喊無人答應。心想莫非他已回房換衣服了。忙趕到房內一看。也沒有再到甲板上去。一瞧嚇得他魂飛天外。原來放下去的兩箇救生圈一箇已歸原位。一箇不知去向。過去一看。那繩斷的情知不妙急。

忙大呼大嚷起來驚動多人再圍住了姓喻的盤問叫嚷緣故姓喻的一說情形衆口同聲道這條命準沒了但是貴友也太覺膽大怎麼好看水鬼的樣空身下水的呢霎時間又起了一片嗟嘆詫異之聲陳小眼至此方纔出頭先說情由不斷非把這事認真調查一下不可別人不知道我跟他倆是同鄉姓孫的又是舍親獨子單傳非同小可他吩咐船上茶房先看救生圈的繩怎樣斷的茶房解下來一驗那是有人割斷的小眼故意沈吟了一回當衆宣布道姓喻的家道寒酸這事分明他有謀財害命的嫌疑一定要把他看守起來如果我話不幸說著該經官廳訊問一命抵一命同時有人主張放舢舨下去察看水內小眼卻又道江流這樣的湍急放舢舨也徒然或者孫姓少年已上了船力乏了暫息在那裏船上各處找尋一下倒要緊的這種舍本求末的法兒請問何處找得到姓孫的呢空鬧了一夜到了第二天路經長壽陳小眼特地在船上請假親押姓喻的上岸卻巧孫家也派有人在碼頭迎接便先同小眼到了縣署把姓喻看押了再同到孫家報信孫家人得此警耗如同青天霹靂孫母哭得死去活來便從了小眼主張端正了詞狀控告姓喻的見財起意謀斃己兒可憐姓喻的家內赤貧人手又少祇有一箇病母一箇弱妹這場官司打下來姓喻的百口難辯不過提及爲救忠參領的女兒姓孫の方纔下水卻巧長壽知縣有事進省特地去參

謁忠澤詢問此事。不料忠澤就爲船上那事發生以後，二姨太先說珍姑娘自己不當心失足落水。珍姑娘自己不敢直說，私下告訴寄母顏氏聽了，便和忠澤吵鬧，要二姨太給箇了當。忠澤其時正愛二姨太，聽了妻子說話，非但不信，二姨太跟輪船上二買辦敍舊，屬實反羞辱珍姑娘自己不當心掉下水去，經陌生男人救起來，當著千人百眼，出醜連累爲父的化費冤枉銀錢，如今倒又含血噴人，誣衊二姨娘起來了。照此情形怎願再撫養下去？窮人賤骨頭，祇好派人送回盛京生父母家去。顏氏聽了這些話，自然要跟忠澤辯論，弄得大大的家不和。珍姑娘本則度日不甚如意，願那落水時候受了驚嚇，援救起來之後，羞憤交集，又聽得救伊的少年反遭減頂之凶，心上覺得非常抱歉。如今又遭寄父辱罵，所以生起病來。病到那時候，奄奄一息，將要咽氣。忠澤當然也不甚開懷，長壽縣到來請示，碰在忠澤氣門內，便大打官話，否認此事。這一席話，真是姓喻的致命傷。無論是誰，到此爲了貧富懸殊關係，再加有陳小眼的證人，姓喻的無言可辯，屈打承招，問成大辟。幸虧姓喻的命內不犯過鐵，遇著西太后和光緒二次萬壽特赦減等，變爲永遠監禁的罪名。可憐姓喻的母親，思兒痛哭，眼睛都哭瞎了。家內實在衣食不周，姓喻的妹子那是有才有貌的，至此宣言鬻身養母。其時那陳小眼船上生意不做了，那孫母是女流家，沒有遠大主見，爲因陳小眼替亡兒作證，跟着

姓。喻的打這場官司之功家內正乏男人照顧便僱用陳小眼做了總管帳主辦家內大小事務如此一來陳小眼予取予求他家不上一年到成了小康了手內一有錢便嫌髮妻貌醜正想納妾那姓喻的妹子在長壽又有第一美人之目本則就是要嫁那姓孫做妻子如今通家變爲仇家再加孫郎已死祇好另行對婚但是他們窮得四壁蕭然不見得再有富貴人家來求親來求親之人無非市儈蠢夫喻妹又不願意所以有鬻身養母的宣言陳小眼知道了他卻要來討去作妾明知說明了自己喻家決計不肯答應所以託人出面移名換姓費二百多塊錢把喻妹買去明欺他們窮人家女流消息不靈通竟被他瞞天過海得遂所欲及至喻妹覺察已來不及了本則要尋短見卻爲進監去別兄那姓喻少年反勸妹子忍耐些吧千定代我奉母千年後再作道理故此喻妹含垢忍辱過了一年有奇陳小眼小人得志貪戀喻妹美貌把髮妻休回娘家和喻妹恩愛非常有一回喝醉了酒竟露了些口風喻妹報仇心動從那晚起假意和小眼格外親熱實在想探出他的底蘊代哥哥伸冤不料隔不多時陳小眼在街上被一箇販鹽的鄉下人一扁擔打了

在陳小眼被打的一天忽然有人送來一包東西陳小眼打開一看目定口呆話都說不出原來包內

不是別物就是當初割斷繩子的那柄純鋼八件自己記得是丟在江內的了怎麼又會出世怎麼知道是我之物會送得來呢想著追究送來之人卻早已不知去向第二天出去在大街上遇見箇鹽販爲著爭道鬪口就被他舉起手中檀樹扁擔當顙門一下打得腦漿迸裂立刻身亡這凶手到也奇怪並不逃走反喊了地保一同到長壽縣署一口承認是毆斃陳小眼兇手不過我不是無端來毆死他的我叫劉大郎鹽津老鴉灘人向以販鹽爲業前三年由老營場搭船到浮圖關那天路過忠州我睡在貨倉面前的船舷上親見一箇女子在跳板上被同伴的女子擠下水去卻並不聲張後來旁人吵嚷起來那甲板之上有兩少年一箇便跳下水去援救這女子一箇連拋下兩箇救命圈那在水內的少年接著了將頭一箇圈救了那女子他自己套了第二箇圈這當兒第二箇圈的繩子忽斷下來了我忙想搶住斷繩不料已來不及沒有搶住卻搶著了一把奇形怪狀的洋刀當時船上諸人祇顧救那女子卻不道水內尙有箇男子我又不會水性不能單獨救那水中少年我忙奔到上一層去高呼救人反被船上一箇職員模樣的人辱罵了一大頓說我擾亂秩序吩咐一箇茶房把我攆走我說我拾著一件東西要找原主奉還那船上諸人蠻不講理還東西都不許我還不由分說把我趕開去我回到下層貨倉前面可憐尙聽得這少年最後一聲很淒慘的

叫喊我再奔上去想到帳房內去告訴卻見適纔呵止我的那箇船上職員又扭住了別一箇少年指他謀財害命我向旁人一打聽原來這是船上的二買辦姓陳因爲他兩眼歪斜大小所以叫做陳小眼兒我想此人眼斜心不正莫非他割斷了救生圈的繩子害死了那箇跳江救人的少年然後再移禍到那少年同伴的身上我搶著那把洋刀也許就是陳小眼的了故而他方纔阻著我聲張這不是存心害死人麼當時我就想發作忽又忖著沒有擎住真憑實據也不會親眼瞧見割繩之人究係何人故此把火按捺了下去第二天船過長壽那二買辦親押一人上岸我心上愈加疑惑暗想這二買辦可稱好事之徒了怎麼一點麻煩不怕親自押人上岸我到了浮圖關我把船上得來的那件東西給人家觀看方知名叫純鋼八件而且那東西的柄上還刊著^{CHINA}四箇外國字我是不懂得後來遇見識者纔知此是姓陳之物那柄上刊的四箇英文字母就是暗藏著一箇陳字拼音我聽了此話愈加明白船上那件事那救生圈的繩子一定是由那二買辦陳小眼割的賈禍於人恐怕搜檢所以把這割繩器具拋棄滅跡不料爲我所拾我懊悔當場不曾叫破機關心上自己責備了一陣自己也就過了不料後來聽見長壽出了一件謀財害命的案子死者姓孫被一箇同學姓喻的推入江中溺斃見證就是船上二買辦姓陳的我聽了此話特來長壽做買賣

順使打聽此事方知孫喻兩姓並無仇恨反是陳小眼背地裏常怨著孫家爲富不仁自從此案做了證人之後陳小眼便到孫家做總管帳他本是衣食不周的人家頓然有錢買田買地可見他的心地可惡俗語說的『眼斜心不正』一些兒不差最可惡的害了人家哥哥入獄爲囚他卻化錢去討他的妹子作妾這種人還能容留在世麼所以我代替長壽地方除此一害不過請堂上注意我和陳小眼素不相識並無私仇這回的事我完全抱不平一時義憤所激下此一手並且我明人不作暗事曾經下過警告給陳小眼就是那柄德國貨的純鋼八件我已經送還了他暗中就告訴他一聲東窗事發叫他小心著我爲了此事做生意都沒有心思我在此地已住了一年多把陳小眼每日的起居動止畱心了七箇月所以今天大功告成替地方除害如今供口招承常言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一命抵一命請堂上把我照律定罪吧……劉大郎供到這裏忽然有一箇女子喊起伸冤來不是別人就是陳小眼的次妻喻氏伊並非代丈夫喊冤乃是代伊哥哥伸冤而且獻出那柄純鋼八件證明劉大郎所供非虛姓孫的人確爲陳小眼所謀害溺斃因此把成婚之後小眼酒後露機的說話統通供了出來其時的長壽縣已經易人並非原問官當下錄了口供把陳小眼尸首驗過之後暫行浮厝調齊前次案卷參閱之後也因爲姓喻的口內涉及落水女子乃忠。

參領之女即忙備文查詢。其時珍姑娘病死多時，連顏氏也病得奄奄一息。那二姨太實在鬧得太不像樣。忠澤管束不下，由伊下堂而去。所以長壽縣公文到來，忠澤天良忽現回文，轉去倒又承認確有此事。可是這縣官和幕賓一商量不必牽涉前案，好在人命無真假，祇怕屍親不肯罷。如今屍親反做被告證人，把劉大郎定了箇誤傷人命照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便算結了此案。劉大郎自然聽憑官斷，沒有什麼。但是喻妹因爲哥哥不出獄，伊恨官廳怕事，不究前案，所以伊自己做了冤單，分頭寄送，幾乎傳徧川省。然而也無甚結果。不過劉大郎義俠名譽卻因此傳了開去。川人大抵知道這人莫不噴噴讚歎到底。劉大郎是誰呢？想來看官們也知道就是金家堡堡長劉守三老道的俗家名氏了。姓喻的罪案成立乃是關係在忠澤未曾承認。珍姑娘落水一事以至連累姓喻的所供實話都成了謊言。問官方用刑究詰，誣服定讞。劉守三的所以減等治罪雖然屍親反做了證人之故，然而也得力在忠澤承認有落水一事上頭。爲此一些小曲折，故此忠澤易名李松藩，移居金家堡，縱容家丁爲非作惡，守三身爲堡長，向來嫉惡如仇，倒不問信暗中就爲想著。當年之事暫時容忍的。至於說他惡貫滿盈之日並非守三有未卜先知的可能。也是照著情理預測。你想身係滿籍，又是逃官，坐擁重資，苟全性命，尙不思安分守己，頤養餘年，再要這樣橫行不法，那有不亡。

之理呵。

那天塔角上發現人頭之後便由金好人報告守三守三親來驗看一過一面吩咐將人頭收下一面同了許多堡內辦事之人同到李家新屋勘察好一座高大莊院可惜寂寂無人那般下人不知到了何處去了細輕東西都已搬運一空屋內所留的祇有呆笨傢伙那李松藩夫婦倆的無頭尸身也找尋不著當下守三主張把這所房屋暫且封鎖將來如無李家子孫到來接管便改作武聖行宮至於李家這場命案目前大海撈針又沒有他們自己人在此又遇著這箇年頭不必經官動府慢慢的大家畱心知道了凶手是誰逃避何方再代死者雪恨一面再派人到自己所轄的各堡關切叫他們一體畱神緝凶人頭取了下來守三要希望全屍埋葬之故暫用生漆漆著免其腐爛等候些時再作道理如是者過了十餘天江口鎮上捉住一名女竊供招出來乃是李松藩家下人松藩御下極其嚴酷而且天性好色凡是男女下人年紀輕面龐兒好一些總不免被他玷污但是稍一不如意又鞭撻立至所以在李家的男女下人三十多名沒有一箇不恨松藩入骨同松藩到金家堡的太太並非顏氏顏氏早就死了此人卻是續娶就是四川駐防旗藉人家之女治家也極刁很時時助紂爲虐尋事生非下人們久思下手究竟沒這膽量不料松藩隱居到

了金家堡第四箇月忽然有箇舊部來投他。此人名叫耿全福。乃是下堂求去二姨太的兄弟。當時二姨太進門全福祇有九歲也跟了進來。臉子生得尙好。松藩便收錄他做箇貼身小廝。內有乃姊再加松藩又和他與曹鋐和李彥青般關係。二姨太下堂全福有主見沒跟得去。依舊做他的小廝。不過勢頭亞了一點。直到松藩續弦進門不知爲了何事。首先攢逐全福出去。全福臨走宣言此仇遲早必報。此事已隔了七八年。哩。不知全福怎樣知道。李松藩便是忠澤隱居金家堡會尋上門來求松藩。仍然錄用。松藩惟恐不用。他他一定要鬧亂子。與自己不利。故又收用了。自從全福來了。沒幹過一回好事情。專門招呼了同伴在金家堡。胡作胡爲。又不知他何處學會的拳腳。閒時便教授同夥習武。可是攢擾得金家堡雞犬不寧。動了衆怒。松藩恐怕害自己不能安居。故此又把全福攢走。不料李家下人已結了團體。明欺東家。孤弱無援。暗中由全福領頭。把松藩夫婦剝了四段。把兩顆首級去掛在石塔角上。屍身用包子裹了。拋在綦江之內。矮魚所有家財分勻攢派各走各路。依全福主張。臨走將莊子放一把火燒箇乾淨。後來要緊。就道不知怎樣忘懷的。他們分得錢多的遠走高飛。我是錢既分少。又遇土匪劫掠了去。故尙流落在金家堡附近哩。這消息傳到金家堡。劉守三耳內。他便吩咐把李莊卽日實行改做武廟。那李松藩兩顆首級千萬保藏著。我自己要出。

去雲遊一次多至三年少則一載然後回來再行處置這兩顆人頭部署妥貼守三便離開金家堡不知去向其實他並非雲遊那是訪尋耿全福的下落訪了一年有餘方纔訪著耿全福已在關外投身軍界在馮麟閣手下當營長又爲了通匪關係馮麟閣下令抓他要依軍法處置全福便率著所部跑到黑龍江去做大股紅鬍子不知劉守三怎樣探聽得明白單身闖入匪巢取了全福首級帶著回來把李松藩夫婦首級取出和耿全福的頭一同挂在塔上好在塔臍三角三頭各據一方守三邀齊了十七堡男女堡民將已往之事一一的演述出來借此諷勸人民千萬不要作惡這三箇人頭便是榜樣演述了七日然後把頭取下掩埋這件事情喧傳遠近孤塔三頭之事至今尚有人提及可稱婦豎咸知那劉守三恩怨分明俠腸古道那一箇人不尊重他呵。

我書至此已有有萬言將歸束到我（著書人自謂）同姓林友人給這劉守三相識的關係了就爲重慶苦兵避到了金家堡去住了月餘想東下返滬猶恐路上發生危險幸得有人指示至武廟中求見守三乞取得小方旗一面上面繪著一座三角石塔角挂三顆人頭二男一女當時我們莫明其妙帶了動身果應著守三囑咐的話凡在川省界內無論水旱大小帮口的土匪半真半假的軍隊見了這小東西都說是

劉師父的鑣旗應該買帳。我們就安安穩穩過去守三。還說萬一川資不敷不妨仗著他向弟兄們移借。祇要不失信。如期匯來儘多可以通融。別處不敢吹大約在四川省內無論三川兩邊這小旗皆有效力。這一
下我們卻沒敢嘗試。想起來守三正容說道江湖上人不比奸商滑官隨口胡謅毫無信用的此話決不虛妄。
在領受這小旗之際。守三會向我們討取一件交換信物。林姓友人手中一把九根頭骨子的紙扇。一面是金拱北畫的山水。一面是樊山老人寫的楷書。便遞給守三算做信物。守三道書畫一道。卻是門外不過金樊二人的名兒。卻還知道無論真假終是君等之物。而且價值也不輕好在憑憑信字罷了。當時我們不明守三的語旨。回頭我們上了路姓林的友人還懊悔此次出門沒帶價值較輕的扇件。用著無端跑一趟。川鄂倒失去了這一件愛物。不論金錢立刻要去求金樊二人真跡。卻也不容易。不料過了巫山峽船到官渡口。忽然有一箇面不相識口操寧波口音之人說是劉師父叫他來送還一件東西。順便帶回一枝鑣旗。一箇新聞紙包裹的長方包兒遞給我們打開一看就是那柄金畫樊書的扇兒。我們方悟守三那句憑憑信字之言暗中已示端倪。而且官渡口是川鄂交界。守三祇擔保川省危險鄂界。他便不干祇此一事便可知這劉守三是何等人物。我們自然也立即取出那小小旗兒交給那人。不過對於旗上所繪的形式是何。

意思請問此人。此人纔把孤塔三頭記的事實詳細的告訴我們。船到巴東縣這人也告辭上岸去了。因思劉守三的武技我們雖未目擊但是華陽系嫡派決計不弱祇消照守三的行爲看來也可稱得當代俠心。大勇萬萬不是尋常人所可及的了。茫茫人海至今我尚憶此人不知可否再面啊。

中華民國十五年二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二月發行

武俠小說集（全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八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輯者 吳門周瘦鶴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所 大東書局
上海北西藏路南公益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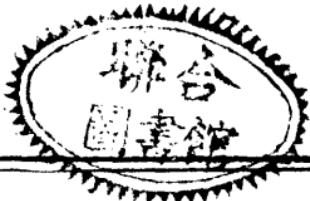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分發行所

梧長奉北漢廣
州沙天楊梅竹斜
塘南鼓基陽樓街
街北街底

大東書局



秘密錦囊

角八 冊二

徐卓呆先生譯

■偵探小說中絕無僅有之佳著

此書爲滑稽小說家徐卓呆先生所譯中叙一女郎有巨大之遺產可得而不自知數惡人追隨其後思攫取其秘密之錦囊而女郎則初未知囊中有深重之秘密屢瀕於危幸均得脫其後惡人相繼死亡事亦大白其間繹以戰爭情愛之事可作偵探小說讀亦可作言情軍事小說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2 0009 9761B

